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時正會議繼續

出席議員：

主席曾鈺成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吳靄儀議員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鑑林議員，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S.B.S., J.P.

劉江華議員，J.P.

劉健儀議員，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 G.B.S.,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 B.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剛議員， S.B.S., J.P.

王國興議員， 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麟議員，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S.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S.B.S., J.P.

甘乃威議員，M.H.

何秀蘭議員

李慧琼議員

林大輝議員，B.B.S., J.P.

陳克勤議員

陳茂波議員，M.H., J.P.

陳健波議員，J.P.

陳淑莊議員

梁美芬議員

張國柱議員

黃成智議員

黃國健議員，B.B.S.

黃毓民議員

葉偉明議員，M.H.

葉國謙議員，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G.B.S., J.P.

潘佩璆議員

謝偉俊議員

譚偉豪議員，J.P.

缺席議員：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梁家騮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J.P.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J.P.

列席秘書：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主席：秘書，現在不足夠法定人數，請響鐘。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進入會議廳)

主席：早晨。本會現在恢復會議，繼續就“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擔”議案進行辯論。

議員議案

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擔

恢復經於2008年11月12日動議的議案辯論

馮檢基議員：主席，歡迎局長今天早上前來聽我發言。(眾笑)

主席，油價高企問題一直困擾香港的發展，其實，本港燃油供應，是最典型寡頭壟斷的例子，政府一直所擁護的所謂自由市場原則，根本從未在本地燃油市場上發生過。民間一直要求政府監察油價，增加油公司定價的透明度，最重要的是訂立公平競爭法，打破現時油公司等同於合謀定價的局面，讓市場引入真正的公平競爭。

可惜，就公平競爭法立法問題，由多次諮詢到現在，政府都是一拖再拖，雖然行政長官承諾會於本立法年度，提交《競爭條例草案》，但從諮詢時當局的取態來看，民協和我實在恐怕政府會訂立出一些“無牙老虎”式的規管條文，繼續縱容油公司寡頭壟斷，合謀定價，實質等同把這些跨國企業的利益置於普羅市民痛苦之上。

主席，行政長官在新一年的施政報告中，強調要增加燃油價格的透明度，稍後提出所謂的三招監察油價，包括斥資一百萬多元以索取新加坡離岸油價資訊，定期公布燃油的新加坡離岸價及本地零售價的比較。第二招是每年斥資42萬元予消委會，每周公布不同油公司的零售價和相關折扣，方便市民格價；並考慮透過油站招標程序，引進對汽油價格的監管。行政長官和環境局局長都先後表示，根據政府一直的監察，本港車用燃油零售價與進口價“走勢相若”，並沒有證據顯示油價出現加快減慢情況。

主席，由於燃油市場極度封閉，油公司一直以商業秘密為理由，堅拒公開燃油定價機制，以致特區政府對商家縱容，拒絕監管，導致油公

司坐大，長期處於優越地位。可以說，無論在經濟好景，以至經濟滑落，油公司都盡享豐厚利潤。好像在今次金融海嘯情況下，當第二波的經濟衰退沖擊到實體經濟之時，各行業和中小型企業面對嚴峻挑戰，連不投資的小市民都感受到減薪裁員之苦，油公司卻可獨善其身，繼續“食盡”燃油零售價與進口價之間的差價，還要借勢加快減慢，最慘的是政府還要為油公司說項，說燃油價格沒有加快減慢的跡象。

主席，實在難以置信的是，當局竟會天真得以為用新加坡離岸價和本地零售價作比較，便會得出沒有加快減慢的結論，更遑論所謂的離岸價，只是跨國油公司“整色整水”的把戲，這些叫價高低，基本上對整體油公司的利潤毫無影響，一如有業界人士所言，離岸價只是“阿爸賣油俾個仔”的價格，絕無參考價值。

其實，原油從開採，直至最後的零售點，之間經過提煉和運輸等程序而運到香港，成本還包括薪金、廣告、運輸及地價等元素。大家都知道，以中短期來說，這些營運開支均相對穩定，特別是最近的1年至一年半，所以，真正主宰零售油價高低升跌，仍是國際油價的本身。

根據去年9月和現時的國際油價和本地零售價的比較，便可以知道，油公司如何“食水深”，如何加快減慢。主席，去年9月國際原油價格每桶是83.85美元，到今年夏天高峰每桶147.27美元的歷史高點，而經歷金融海嘯後，上星期已經下跌至每桶62.90美元，我今天早上剛回來時，聽到電台廣播，說今天的油價為每桶55.7美元，所以按理現時本地燃油零售價，應該比上年9月低。

可是，主席，汽油去年9月每公升是13.69港元，現在是14.59元，價格反而高了約7%。至於柴油就更誇張，去年9月，本地柴油每公升的零售價為7.87元，但今天仍高企在9.35港元，比上年高約兩成，當中還未有計算政府較早前寬免柴油稅0.56元。

主席，油公司加快減慢，看這些數字，是很清楚的，怎可掩着眼、掩着耳、張開口說沒有加快減慢的情況呢？其實，很明顯，油公司這種趁火打劫的舉動，實在證據確鑿，當局還要繼續以研究為名，拖延要求油公司增加定價透明度嗎？民協要求政府必須坐言起行，落實在油站招標程序上引入對價格的監管，並引進更多燃油種類和來源地等，而更重要的，是盡快制定跨行業的公平競爭法，禁止油公司寡頭壟斷，和作出合謀定價等的反競爭行為，將燃油零售價降至合理水平，以確保消費者權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

張宇人議員：主席，高油價不單影響駕車的市民及運輸業，在高油價帶動下，石油氣零售價同樣飆升，不論市民及餐飲業，不論用中央還是罐裝石油氣，一樣要“受氣”，一樣難以忍受。

不過，相對於燃油，石油氣的加快減慢更為嚴重，而定價的透明度更近乎等於零，至於政府對氣體零售價的監管更是乏善可陳。

根據石油氣行業提供的資料，在2007年使用管道及瓶裝石油氣的總用戶約共有69萬(包括住宅、商業或工業)。但是，現時竟然只有一間石油氣供應商(蜆殼)採用價格機制，定期檢討售價，可說是唯一有點透明度。

根據這個機制油公司會每3個月檢討其價格1次，而營運成本則每年檢討1次。在每次的石油氣價格檢討中，該公司會按未來3個月的進口價的預測而定價，而3個月後，如果實際進口價與上次檢討時所預測的價格有差別，這差別便會在新一次檢討中反映。即對上3個月加多了，要留待接着3個月作調整。

雖然油公司提供的資料有限，但這個定價的機制本質就是一個方便“加快減慢”的機制，因為當國際氣價預測會上升時，公司便會先加價，即使最後實際的入口氣價較預測的少，油公司最低限度已收貴了費用為時3個月。其次，即使3個月後發現真的多加了，但由於機制透明度有限，公司有沒有將早前多加的完全反映在下一次的定價上，只有公司自己知道，因為所謂的“進口價”是商業秘密，外人無從得知。雖然政府統計處每月有收集石油氣的“進口價”，但與油價一樣，數據只能反映所有油公司的“平均進口價”，我指“平均”，公眾根本無法拿這個價格與零售價相比。

其次，油公司在定價時說會加入公司的營運成本，但營運成本是甚麼又是一個謎。這個說出來好聽的機制，根本就是予公司加快慢減，甚至操控價格的工具。

邱局長早前表示會參照國際石油氣價及本地石油氣入口價的變動，監察油公司在本地家用石油氣價格方面的調整是否合理。但是，只有一間公司稍稍公開定價機制，其他公司連資料都沒有，我不知道局長如何監察？況且，統計處收集的入口價又與各公司的入口價不能直接比較，局長依據甚麼指標作比較？還有瓶裝石油氣的單位是公斤，與統計處收集的石油氣價格單位尚且一致，但中央家用石油氣的單位是立方米，兩者如何對換不單複雜，更是商業機密，局長憑甚麼監察？這些問

題局長或已心中有數，但自由黨還是希望局長解釋一下拿些甚麼數據或資料去監察，而監察的結果又是怎樣。

主席，自由黨認為政府有心監管燃氣市場，便應公布國際石油氣價格的資料供公眾參考，同時更應要求各油公司公布定價的準則，以增加透明度。因應國際氣價加速下跌，政府亦應要求油公司加密調整價格的數次，如按車用石油氣每月調整售價，令零售石油氣價能盡快反映國際氣價下跌的影響，令市民及業界受惠。

此外，自2000年以來，消費者委員會就石油氣市場競爭進行調查後，政府一直未有進一步的行動，以研究如何增加市場的競爭、促進價格競爭及加強對市場的監察。現在，8年過去了，燃氣市場的競爭，以至定價的透明度似乎毫無寸進，當局實在有需要基於公眾利益，在這方面進行深入研究。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卓人議員：主席，如果今天大家看電視，便會發覺紐約期油下降至每桶45美元。在我記憶之中，最高峰期是一百六十多元，現在真的下降了差不多六成。不過，以去年最高峰期的油價跟現在相比，不論是進口價還是零售價，如果以零售價來看，無鉛汽油在去年7月的售價是7.61元，現在是10.2元。很明顯，即使國際油價下跌，香港的零售價仍然上升。當然，局長可能會說，由於進口價上升，所以沒有辦法了。

其實，整個汽油的供應鏈是處於一個壟斷的狀況，一個沒有競爭的狀況。當然，大家可以說石油輸出國在開始時已合謀定價，但我們不要說得那麼遠，最低限度新加坡供應香港方面已成為壟斷。如何打破第一層，即進口價壟斷呢？接着是第二層，即打破香港油公司的合謀定價。其實，這是政府本身應有的責任。不過，我們討論油價這問題已有多年，每年也說是合謀定價，但每年政府也沒有行動。最糟糕的是，最近特首竟然在施政報告中表示要研究油公司是否加快減慢，還要研究。可能局長、眾高官及特首永遠無須為汽車加油，所以永遠也不知道我們所付出的，其實真的很不值得。我每天也看到國際油價下跌，但每天也看到香港本地油價一直上升。那些優惠是多餘的，油公司可以提供給你，也可以不提供給你；有時候提供，有時候不提供，其實不是真正的減價。因此，對於油價這問題，我不知道政府是否過於脫離民情，到了今天，仍說要研究是否加快減慢。

我向大家再多舉一個例子。在2007年9月時，進口價 —— 這次我說進口價了，免得局長說我只說國際油價 —— 在9月時下跌了0.24元，但零售價全年也沒有減過一毛錢，一直在增加。很明顯，還要看甚麼？很明顯，油公司是在合謀定價的情況下，壟斷了市場，把油價一直控制在高水平，這對香港的經濟有很大影響。大家也知道，汽油是整個運輸成本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部份，香港各行各業也須支付運輸成本，也很重視運輸成本。對於整個香港經濟，特別是現時在金融海嘯之下，如果不能減低運輸成本，其實是形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業界稱油公司為“油魔”，其實我們不能怪責它們，主席，因為商業運作便是要榨取最大的利潤。我們跟油公司和商界說企業社會責任，在某程度上是與虎謀皮，也在某程度上是違反整個經濟規律，經濟規律便是要賺取最大的利潤。

好了，賺取最大利潤是“油魔”的天性，“魔”是它們的天性。然而，降魔的責任在於政府，但政府沒有盡降魔的責任，即打擊油價的責任；打擊合謀定價的責任在於政府。不過，說了這麼多年，公平競爭法說到現在才開始有望可以推出，這又要多待數年，但之前政府一直也不願意做事，以致到了今天，香港仍然受合謀定價之苦。

另一方面，政府做過一件事，我也想問一問局長會否覺得自己做了“水魚”？這便是免柴油稅。當然，我們是支持免稅的，但我希望免稅的結果可以反映在油價上，可以令使用柴油的運輸業界有喘息的空間。不過，大家看到很多奇怪的現象，便是柴油比汽油昂貴。按道理，柴油沒有理由比汽油昂貴，大家看回政府給我們的列表，其實，柴油在9月的價格 —— 我在這裏有一些數字 —— 除稅後的零售價是10.89元，汽油除稅後的零售價是10.02元，這代表柴油比汽油昂貴。為何柴油會比汽油昂貴？是否因為政府減了稅，所以油公司趁機把政府所減的稅款“吃掉”，然後在零售價反映一個比較高的價錢，於是那方面又被油公司“吃掉”？大家看回從前，在2003年時比較正常一點，柴油跟汽油的售價是相同的，但接着柴油的售價一直上升。為甚麼？我們希望得到一個解釋，政府是否做了“水魚”？按道理，柴油沒理由比汽油昂貴的。

最後，我覺得政府有責任解決問題。關於令價格回落的方法，有議員昨天也提過，便是使用辛烷值95的無鉛汽油了。現時使用的汽油是辛烷值98，如果可轉為辛烷值95的話，便已足夠香港普通汽車使用，那麼，價格亦可以更便宜。最後，我希望政府真的要處理油價問題，才能挽救香港的經濟。多謝主席。

李鳳英議員：主席，我還記得我們在今年6月中，我們在辯論削減車用燃油稅時，曾有團體發起旅遊巴士和貨櫃車慢駛遊行。今天，我們再就相關問題辯論時，亦有司機進行慢駛抗議，甚至杯葛某一品牌的油站，抗議油公司的燃油價格加快減慢。這些行動足以反映了職業司機對油公司的運作極大不滿。在上月，環境局向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指出，本地零售價格的走勢和調整幅度，大致跟隨前1個月前的進口價格而變動。環境局的意思，是變相為油公司辯護，即不存在今天辯論所說的，令人質疑油公司存在加快減慢及“食價”問題。但是，有關燃油價格的爭議，並不是政府為油公司平反了便能解決。如果政府的平反是成立的，我們可能要從更深層次來探討燃油價格的問題。

柴油和車用石油氣是職業司機不可或缺的謀生資源，但單單回顧柴油價格近10年的變化，便能明白職業司機承受了多大的生活壓力，而且這個壓力隨着油價升多跌少，看不到任何的紓緩跡象。主席，我想從10年的數字談談這問題，會更明白大家的感受，1998年輕質柴油每公升0.66元，今年3年輕質柴油每公升6.4元，升幅是十倍；政府在2000年引入超低硫柴油，當時每公升是2.08元，今年3月，超低硫柴油每公升是6.14元，當然到目前不止這個數字，也是有升無減的，升幅接近三倍。1998年運輸業平均工資是一萬三千八百多元，現時是多少？以平均收入而言，他們的工資只有9,860元，收入不升反跌，就跌幅來說，比1998年還要少接近4,000元。數字說明了近10年來，運輸業工人面對多麼殘酷的現實，油價上升，收入下調，生活水平在倒退。我們可以明白到職業司機對油價的調整是多麼緊張，對油公司的營運手法是多麼強烈不滿。

所以，當政府說沒有資料顯示油公司調整油價出現加快減慢和“食價”的情況，但當職業司機看到石油價格下調的新聞，但卻完全感覺不到油公司將油價下調的好處，再加上職業司機的營運環境每下愈況，不同的問題交疊在一起，政府能否只簡單地說一句油公司沒有加快減慢，便可解決油價高昂的問題？

主席，上月底，聯合國發表了2008年世界城市狀態報告，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0.53，被評為亞洲地區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不少職業司機正是香港貧富懸殊的苦主，如果政府聲稱，要紓緩市民燃料的負擔，並不單純是看油公司有沒有加快減慢這麼簡單，還要從燃料供應的整個市場着眼，促進市場競爭，確保油價的制訂公平合理，不像現時般只富了油公司而苦了市民大眾，特別是職業司機。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美芬議員：主席，對於燃油稅這個問題，由我負責的一個團體——西九新動力——在5月也曾發起一次汽車遊行。我當時只撥了一個電話，便有三十多位以香港標準而言是屬於中產的人士參加，他們從來對政治也是沒有興趣的。這個現象說明了甚麼？便是有一大羣香港中產人士，真正覺得政府冷待了他們；他們不介意交稅，不介意一直當社會的中流砥柱，但中產人士真的很希望政府留意到他們的需要。他們的需要可能也並非奢求。事實上，燃油稅或燃油價格均要平衡社會各方面的利益，因為很多時候，駕車跟環保的問題是互相抵觸的。

然而，事實上，現時有很多人是有需要駕車，不論是行業或私人。例如，居住在郊區的中產朋友選擇不多，而基於生活需要，他們只可選擇駕車。我自己居住在郊區，所以我每天也駕車，每天加油時，我深深感受到對一般中產，甚至中下家庭而言，我相信他們很快便會無法承擔油價的加幅。

中產人士有數個特徵，便是消費、消遣、消閒，但“撐市”的一羣其實也是他們。如果他們失去這個心，香港的經濟循環同樣會受影響。我想在現時的經濟風浪和金融風暴下，很多中產人士很快便會變成無產人士。如果到了那個時候，政府想收買他們的心或買回他們的心便已經太遲，他們會被迫感覺到他們以往所付出的、所盡的努力，得不到香港社會和政府的一丁點認同。

所以，我一直想說，中產人士沒有原罪，但中小型企業須用原油，因為那是他們做生意的必需品。

對於今天4位同事的原議案及修正案，我基本上是認同的，例如引入價錢較便宜的“95辛烷值汽油”或提供稅務優惠吸引更多油公司來港，但同時也要求政府大大監管油價。

此外，在燃油價方面，我也贊成消委會加密公布的次數，令人人知道為何油價不斷上漲。事實上，油公司得不到任何人同情，市民皆不認為它們在這個時候還應該加價。另一方面，在我參看其他所有油價之前，我作為一個消費者，每次到油公司時，也覺得它們是在開天殺價。

主席，大部份的修正案.....本港現時徵收的無鉛汽油稅為每公升6.06元，佔了汽油零售價的36%，我認為這是到了完全不合理的水平，而且自1998年以來一直未作調整。不過，政府即使減免燃油稅一半，其實也只是將現時每年27億元的收入減至約13.5億元而已。剛才有一位同事已指出，即使減了稅，也希望能得到消費者的好處，即汽油價也要減免。

在眾多修正案中，我只對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有一點保留。他提出要“協助本地生物燃油業發展”，我們看見美國早年也曾出現發展生物燃油的熱潮，導致美國國內用以提煉乙醇的玉米等農作物價格暴漲，而且有很多研究報告指出，以大量農作物提煉生物燃油，成本並不划算，還會導致很多農民和消費者恐怕出現糧食危機。所以，當時美國國內對這種熱潮也有保留，加上在提煉過程中，生物燃油也須使用傳統燃料作為協助，所以，在有詳細研究報告前，我對這項建議是有保留的。

本港的油商長年扎根香港，趁着金融海嘯，油公司、香港企業、中產人士……如果政府現在向油公司施壓，全人類其實都會支持，所以，現在應是爭取分數的時候。我很希望政府好好利用這個機會，真的救救中產人士。多謝。

黃容根議員：主席，近期國際油價加速下滑，但本地燃油零售價的減幅有限，以致油價高企不下，很多公司表現出加快減慢及食價的行為，受人詬病，也是事實。油價佔營運成本超過八成的漁民更是投訴無門，因為眾所周知，漁船用的燃油絕對是“海鮮價”，全無透明度，業界根本無從知悉燃油的牌價，即零售價多少，是否合理。

過去10年，雖然政府有對漁民供應免稅柴油(紅油)，但漁船用免稅柴油價格不斷飆升，在1997年以前油價穩定時期，即10年前，是每桶180港元，1999年10月升至240元，到了2000年2月，是每桶350元；2004年5月是460元；2006年6月是800元；2007年1月是930元；年內每桶超過1,000元關口，12月份達1,200元；踏入2008年，油價更是日日新高，一天內有兩個升幅，4月份升到1,300元，6月份已經是一千八百多元了，即我們所說的休漁期是一千八百多元，至近期因國際油價加速下滑，直至今天每桶只約55美元，現時油價回落至每桶近900港元，這是免稅柴油。

油價高企，嚴重影響漁民的生產作業，以一艘1 500匹馬力的拖網漁船為例，每月出海運作27天計算，須用燃油150桶，每月約需二十六萬二千多元，佔整個營運運作成本。數年前，有人問我油價佔成本若干成？我們仍說佔六成、七成、八成，但自2008年突破九成大關，如今提出的是九成一、九成二、九成三數上去。不少漁民因油價問題，未到休漁期已有一半漁船停駛，實在難以負擔油價開支，造成漁民出海次數減少，當時我們也請求局方及政府施以援手，但政府一直毫無行動，做法與內地並不相同。

現時漁船是使用工業用油(即紅油)，屬於免稅柴油，政府雖然提供了免稅優惠，但由於政府沒有對價格訂下監管機制，即政府沒有監管他

們，甚至我在議會上也提出多次，為何陸上柴油或燃油有標價公布，今天減多少或升多少也知道，但漁船用的根本上沒有很多人知道。大家覺得是任由油商操縱價格，但這些油商基本上是一些特約的小經營者，他們向大油商購買漁船用柴油，再經海上的油躉賣給漁民而已。根據業界反映的數字，現時每桶約900港元；相比起最高峰期有一千八百多港元，現已有所回落。然而，漁船用油的定價透明度十分低，我們不知何時會加，何時會減，不止漁船，一些較小的，靠油躉買油的船也要捱貴油。現時漁民無法瞭解油公司進口油渣的價格，只能從電視或收音機得知油價，今天每桶五十多美元，即國際油價下降；但漁民會問，究竟我們的油價何時會下降呢？不知道。我們希望政府訂立一套監管機制，一如陸上用油，讓漁民知道。

主席，漁民作為消費者，絕對有權知悉所購買商品的價格，而不是每天不同的“海鮮價”，民建聯期望政府除立即督促油公司立即按國際油價回落幅度，調減本地船用燃油外，亦要監督油公司加快減慢，一如陸上的油站般，讓漁民可以知道每公升的價格，而不是任由油躉自由開價。還有一點，我曾多次指出，現時的油躉很多時候不把油賣給香港漁民，反而把原本是供應給我們的工業用油賣給內地漁船，這是否合理？政府不監管，不管理，我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曾提出多次，政府有否監管這些事項呢？希望政府重新審視這各方面。

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偉明議員：主席，這項議題在立法會已重複討論了多次。對於“加快減慢”，我們也不知道應以無奈還是憤怒來形容。為何我們要重複討論這項議題呢？對某些人來說，汽車可能是代步工具，他們可以選擇不駕車而轉乘公共交通工具，但對很多職業司機而言，汽車是他們的“搵食”工具，他們不可以不駕車，因為要“搵食”。如果他們不駕車，只代表了他們會變成手停口停，說得俗一點，便是“冇得撈”。在這種情況下，職業司機是一定要為汽車加油的。我們工聯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會員已多次向政府反映這問題，亦曾透過我們數位同事向政府反映。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經常覺得職業司機好像是很無助，也很無力。局長，我們也感到政府猶如很無力般，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它總是做不出甚麼成績來。油公司經常恃着以“市場”這隻無形之手來定價。如果我們又再俗套一點說，與其說這隻手是隱形之手，不如說它是一隻在黑箱內操作的手，我們不知道它是甚麼，但對公眾來說，這其實是一隻向大眾“抽水”的“鹹豬手”。

環觀世界，我們看回美國能源部公布的資料，含稅車用柴油的售價已經從高峰大幅下滑，每公升柴油在西歐的比利時、法國、英國等6個國家已平均減價6.73港元，美國亦減價3.43港元，平均減幅為36%。反觀香港，環境局公布的數字顯示，香港在這段期間的油價只減了2.64元，減幅為22%，是外國的六成。究竟那四成的差額進了誰的口袋呢？

看回本港柴油零售和成本價的差額，由2003年開始已長期維持在3.5元左右，但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這差額超過了4元，“食水”好像越來越深。為何政府仍說要研究甚麼是“加快減慢”呢？

油公司曾書面向本會解釋，加快減慢的成因來自營運油站的其他開支。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油公司的運作是黑箱作業，又不像公營機構般接受監管，所以，究竟是其他開支增加還是有人在謀取暴利，抑或真的是成本急速上升，根本便沒有人知道。我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多做工夫。

至於所謂的回贈，油公司很多時候不減價，只給予回贈，但正如很多職業司機所說，那些回贈是沒有甚麼意思的。他們希望油價有實際的減幅，那才能真正有助改善他們的生活。油價越來越高，其實已在蠶食他們的生活質素。

因此，我支持劉健儀議員的原議案及其他各議員的修正案。我們覺得加強透明度是制衡油公司謀取暴利的有效辦法。當我們能比較國際和本港的油品價格，知道油公司的獲利程度時，我們自然便能制衡這些奸商。因此，我們歡迎消費者委員會在月底推出的監察油價措施。

可是，長遠而言，我們始終覺得引入公平競爭法，避免油品市場壟斷，以及引入不同種類的油品讓市民有更多選擇，才是可以讓油氣價格漸趨公平合理的做法。我們工聯會亦敦促政府在招標油站時，必須加入對油品價格監管的條款，防止油商“抽水”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在現今的營商環境及金融海嘯的情況下，我們希望能夠做到同舟共濟，大家一齊捱過這個經濟不景氣。如果有人乘機發“災難財”，在香港人身上“撈油水”，我認為最終他只會被市民唾棄，是得不償失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湯家驊議員：主席，首先，感謝劉健儀議員提出這項議題。這項議題對於香港的經濟，特別是現時的艱難經濟環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對於我們的經濟而言，燃油市場其實可以說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價格貴不但苦了很多車主，對很多市民其實也有重大影響，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交通費佔了一個很大比例。

主席，一向以來，對於燃油市場，我似乎有一點束手無策、任人宰割的感覺。如果看回不久之前，油價每桶是一百五十多美元、160美元，現時已下跌至每桶五十多美元。當油價是一百五十多美元時，油公司表示很慘，要加價了，但到了五十多美元時，卻不見它們減價三份之二。我們的市場究竟為何會是這樣的呢？我覺得是因為政府在這方面的處理並不大恰當。在這個透明度較低的市場，政府一向也是恃着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理念，這個理念在二十世紀末可能得寵，但到了現在，很多人，甚至格林斯潘也認為這是值得重新考慮的。

主席，一個真正運作健康的市場，其實是有兩個不同範疇要考慮的。第一，在進入市場方面，是否有阻礙？是否真真正正可以讓所有希望進入市場的人有同等的機會？第二，在進入市場後，他們在競爭方面是否有平等的營商機會？

主席，香港一向被譽為最自由的市場之一，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政府弄來弄去也弄不清楚，這個美譽其實只限於在進入市場方面，因為我們的限制較低。換言之，外國投資者要進入我們香港的市場其實並不困難。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是一個最自由的市場，但在進入了這個市場後，外商來香港營商時會遇到種種困難，關鍵在於我們香港的市場並沒有一套維持所謂平等營商機會的機制，這便是由於我們缺乏公平競爭法所致。

主席，在香港，燃油市場是一個較小的市場，即使政府說最近已引入競爭，但我們說來說去也只有數個燃油供應商。如此細小的市場…… sorry，市場並不小，但只有少數持份者。一個持份者數目如此細小的市場，是容易讓他們壟斷市場，甚至達成一些合謀定價的協議，從而把我們市場的競爭性完全扭曲，令香港市民無法受惠於公平競爭的燃油市場。在這方面，政府除了沒有推行公平競爭法，因而成為罪魁禍首外，在引入競爭，即在進入市場的關卡方面，其實也應該多做工夫，讓更多人可以真真正正進行競爭。

主席，在進入市場方面，我想先指出，在吸引外商來香港參加市場方面，現時很多營商條件均不是那麼具吸引力。首先，我們的高地價政

策，令想來香港營運的外國油商卻步。高地價政策所連帶的是，競投土地的安排並不便利其他人來香港參加競爭。例如在投標方面，政府一向堅持採用密封式、一次過的投標方法，至於通知期，根據我們翻查的紀錄，上一次競投的通知期只有6星期。只提供6星期給他們考慮，要他們決定是否在香港投資，經營供應燃油的生意，我覺得這是有困難的。主席，我希望政府考慮進一步開放燃油土地的運用或投標程序，增加透明度。我們希望最少應把通知期延長為3個月至6個月，好讓其他有興趣加入香港燃油市場的人可以更容易加入。

此外，我們亦希望增加進入市場的透明度，簡化我們油站的規劃、環保、安全及地契上的限制，讓更多外商有興趣加入我們的市場。

主席，我剛才所說的，只是兩項有關減低限制加入我們市場的措施，我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多作思考，想想如何引入真真正正的競爭，令我們的市場成為一個高透明度，並且極富競爭的市場。

主席，環顧世界各地，很多政府其實是要補貼油公司的，因為他們賺錢太少，但在香港，我們的油公司卻賺錢太多。在這情況下，對不起，我們真的很難認同陳克勤議員其中一項有關減稅的建議。我覺得在未有一個真真正正具競爭性的市場之前，減稅是非常危險的，只會肥了油商，苦了市民。因此，主席，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很難支持“李克勤”的修正案的其中一個部份。

主席：你是指陳克勤議員嗎？

湯家驊議員：是陳克勤議員，對不起。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主席，今天很多同事發言時均指出油公司加快減慢，對於這方面，我也不重複了。不過，我想特別補充一點，就是這不僅涉及駕車所用的汽油，還涉及航空公司的燃油附加費。其實，紐約原油在今年7月中創下每桶147元的歷史新高，在原油價格高企時，航空公司便因油價急升而於8月將短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費調高至231元，跟之前的171元相比，加幅實際上達到35%，而長途航班的附加費亦由710元增加至924元，加幅高達30%。

如今，國際油價已跌至約每桶60美元，甚至會再下跌，雖然下跌幅度近六成，比年初的水平還要低，但香港航空公司在10月至11月份的燃油附加費，長途航班仍然要付832元，減幅只有10%，遠比年初的580元高43%，這些國際油價參考價格與本地零售價的差距令人沮喪。

如要分析這些數字背後的意義，其實便與分析油公司的情況一樣，因為那些燃油供應商對價格調整也持有一個雙重標準。對於在經濟下滑時沒有減價的問題，那些汽油、石油氣或是我剛才提及的航空燃油等的供應商，提出的解釋不外是燃油早已有固定的定價機制，不能輕易更改，而另一種說法就是當下的燃油是早前買入的期貨，所以價格會有所滯後。

可是，我們看到只要國際油價一升，供應商便會加價，也沒有滯後的情況。正如同事所說般，是加快減慢的。其實，很多同事也提出了原因，就是寡頭壟斷。本港只有3間大財團(蜆殼、埃克森美孚、加德士)，它們已分別佔去汽油市場和柴油市場90%及80%，在競爭極少的情況下，油公司便可以操縱價格，所以公民黨一直支持引入公平競爭，但拖了很久，至今仍未能進入立法階段。

我想特別指出，儘管政府一直也表示會盡量提高透明度，公布更多數據，包括國際油價、新加坡離岸價、入口及零售價等，但很多時候仍分散在不同的部門，東一個、西一個的。舉例來說，環境局負責車用燃油零售價格、機電工程署則負責車用石油氣價格，而由12月起，消費者委員會則會公布各間油公司的具體零售價格資料。當然，我明白這些資料是由不同的部門處理，但我們在找資料時便會很分散，欠缺系統。另一方面，邱局長在10月29日就立法會議員提問所作的書面回應指出，因為業界沒有全面收集用戶分類，故此未能提供石油氣的住宅用戶數目，其實，政府是應進一步協助消費者，為我們提供更多相關資料的。

主席，我想指出如湯家驊議員剛才發言時所提到，由於今天提出的所有修正案均包括原議案，而公民黨對議案的某部份是有保留的，即劉健儀的原議案的第(七)點，便是“削減無鉛汽油燃油稅，以紓緩車主負擔”。主席，其實，在上一屆我們也曾討論一項同類的議案，公民黨在發言時已經指出，一直以來，基於環保理由，我們對於無鉛汽油或汽油稅的減稅安排也是有保留的，因為這有可能會變相鼓勵多用私家車。

公民黨一貫的作風是，當我們遇到一些所謂“聖誕樹”的議案時——即有一項很大的議題，當中加上了很多建議——我們很難指因為第(一)至(十)點中有一部份是我們不同意的，所以我們便反對。因為

就這些沒有約束力的議案來說，很多時候其實真的是談方向和大原則的。我們很難把這些議案當成法案般處理，很小心地看哪一部份是反對的，否則便令人難以明白我們究竟是同意還是反對議案的大方向，又或我們只是反對其中一部份，而不是議案的大方向。我們也分析過今天的議案辯論，這跟上一次的議案辯論的性質是有點不同的。上次主要是討論減稅的問題，而正如文件所載，今次主要是減輕市民和業界的燃油負擔。此外，在經濟困難，沒有人考慮買車的時候，如果我們還說減稅會刺激市民買車或換貴車的話，這根本是與時勢有點脫節的。

此外，有時候，投票並不能反映我們對整項議案的看法，經考慮後，我們認為最正確和比較合理的做法，便是在發言清楚說明我們對議案某一部份有保留。至於有所保留的原因，我們亦不詳述了，因為我們在上一屆已說過，就是減價只會肥了油商，在現階段來說，是未能真正直接惠及消費者的。因此，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必須清楚說明我們對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的保留，但在表決時，我們是會支持原議案和所有修正案，以表示我們支持這個方向。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劉健儀議員，你現在可就3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今天提出的議案，原意是希望就本地的燃料市場，特別——特別——是車用燃料所出現的問題進行辯論。這項議案本身並不排除討論其他燃料問題，包括石油氣，甚至工業用油。

可是，陳克勤議員及李華明議員兩位無獨有偶同時提出家用石油氣的討論，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其實也可以就這個範疇討論石油氣，不論是車用或家用的石油氣，而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亦就車用石油氣方面作出補充。從整個燃料市場的角度來看，各項修正案可令原議案的觸及面更廣闊，可說是將我提出的“燃料”的範圍說得更清晰，將所有燃料——就是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出的航空用燃料也可包括在“燃料”這個名詞內。事實上，對於我的議案，我會以錦上添花來形容這些修正案，令我的議案更充實，而與我原議案的原則也是一致的，所以自由黨是會全力支持這些補充修正案的。

此外，一如張宇人議員剛才所說，自由黨也同意現時石油氣市場也存在“加快減慢”的現象，可能比車用石油或車用燃料更嚴重，定價的透明度亦更低，政府的監管竟然乏善可陳，是有需要作出改變的。在“氣貴難頂”的日子，廣大消費者特別是低下階層及飲食業的確感到百上加斤。因此，監管當局必須採取行動，保障公眾的利益。

最後，我一向支持政府增加“專用加氣站”，自當初引入石油氣起，從設置第一個石油氣站至現時大約六十多個氣站，我一直也鼓勵政府增設石油氣站。因為政府會免除專用氣站的地價，所以對業界來說是非常吸引的。再者，由於現時生意難做，氣體價格又高，很多人也會到專用加氣站加氣，以稍稍紓緩他們的負擔，所以他們寧願排隊也會到專用氣站入氣。這些氣站除了是由政府補地價外，氣價也受監管，須根據一條方程式來計算，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業界認為可以為他們提供些微的保障，所以他們很希望當局能多設這些專用加氣站。同時，專用加氣站也可對非專用加氣站構成一種威脅，令非專用加氣站的價格不可增加得太厲害，因而可稍為平抑車用石油氣的價格。因此，我大力支持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

環境局局長：主席，劉健儀議員提出“減輕市民及業界燃油負擔”的議案，以及陳克勤、王國興和李華明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的發言，我雖然昨晚仍身在澳洲，但已透過同事詳細瞭解各位所提出的觀點。今早其他議員就上述議案也發表了不少的意見，所以，讓我花一些篇幅和時間作出詳細的討論和回應。

主席，我首先希望解釋清楚政府在監管燃油和石油氣價格方面的角色。很多議員提到，在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香港燃油產品和家用石油氣價格，一向是因應商業運作原則而由油公司釐定。政府並無權力釐定燃油產品價格。我們亦相信，議員又或社會整體未必會認同政府在各種商品採取干預政策。然而，政府理解及關注市民對有關價格可能對消費者、駕駛者、使用交通工具的人、商業用車的司機，以至各行各業(包括漁業)造成的影響。因此，我們一直有採取積極的措施，提高有關定價的透明度，促使油公司正面回應消費者合理的訴求，而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特別推出數項重要方案，應對這個問題。

綜觀各位議員的發言內容，我覺得有數個重要的問題必須加以澄清，闡明政府的立場取態。我現嘗試綜合如下：

- (一) 有議員提及當政府審視香港燃油的零售價有否跟隨國際油價調整時，應該採納哪一套價格作為比較的準則？

其實，如果要比較燃油價格有否偏離國際油價，最直接的方式，莫過於將燃油的零售價(即我們每天到油站看到的價錢)，與油商的進口實質價格作出比較。為了進一步審視這兩組價錢與國際油價間的走勢，我們選擇了香港油商主要進口的新加坡成品油的離岸價，作為參考。當我們比較進口價及零售價的時候，亦理應考慮到成品油買入及進口時，跟在油站出售時兩者之間的時差。就我所見，不少議員較少提及這點，而往往會將今天在油站的價格跟今天原油價格作比較，但其實中間是有一個時差問題。據我們的數據分析，我以往也有提及，以香港來說，這段時差大概是4個星期。因此，我們不應單將今天的零售價與今天的原油或出口價直接相比，而應該用較合理的做法，比較進口價和零售價之間的走勢差距是否有擴大。

有議員提到過往數年的油價差距，在上次，從我們給予大家的數據可以看到，正如議員提及，以2003年的油價為例，當時的油站油價約為每公升5元，入口油價則為每公升2元，中間的差距約為3元。今年年中，油價較高時的油價約為每公升10元，進口價為6至7元之間。近5年來，中間的差價均約為3至4元。縱使油價增加，中間的差價也大致一樣。

正如我之前說過，我們不採用原油價格作比較，我們買的是成品油，因此，我們採取成品油的價格作比較。

劉健儀議員及其他議員發言時亦有引述，油價在過往一段時間，可能是個別時段，零售價格與新加坡的離岸價格作一個簡單的比較。正如我剛才引述的數據，過去5年，油價上升的時候，香港油公司加價其實都有一個落差，同樣地，油價下調時，中間亦有一個落差，但正因為這兩組數字，我們覺得要重視的是兩者走勢的差距。

政府選擇採用成品油價的價格作比較，目的是希望有一個合理和客觀的指標，好讓消費者跟政府對油公司作出清晰和適切的比較和監察，亦使我們向油公司提供意見時更有理據和支持；

- (二) 有議員問及，政府有否盡力監察油價，避免油公司加快減慢，而政府又在何種情況下，才會採取措施“出手或出口”？

就着這個問題，我在以往的答問上清楚解釋過，政府監察油價，往往會注視油商的入口價格與零售價格，在計及入口與售賣之間的時差後，兩者走勢和差距，最重要的是兩者有否越拉越闊。若上述的差距拉闊，政府會向油公司表達關注，並敦促油公司作出及時的調整，收窄差距。過去四個多月以來，當油價跟隨國際市場的步伐而逐步回落之際，政府亦多次在察覺到上述差距有拉闊時，採取行動。油公司亦有作出回應，下調價格。

政府在施政報告發表後將上述的價格資料和走勢圖表定時公布，目的是提高透明度，使消費者與政府更清楚瞭解油價走勢，並對油公司的價格調整，進行直接的監察；

- (三) 有議員問及政府應否採取更多和更大的措施，直接影響甚至干預燃油的零售價格？

我們多次申明，政府不能亦不應為油公司的燃油定價。當中的考慮，涉及香港經濟政策的比較深層次問題。假如我們貿然或輕率地干預市場上個別商品的價格，這種做法與香港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場政策背道而馳，亦對我們的營商環境有不必要的負面影響。

李華明議員昨天在提出修正案時，特別提到1979年，曾經有《石油(保存及管制)條例》，在制訂時增加了賦予政府的權力，以影響油價，但要清楚說明，當天制定條例的時候，政府已清晰向當時的立法局表示，此條例訂立目的是讓政府於燃油供應出現困難時，採取緊急的應變措施；政府當時向立法局作出承諾，該條例賦予的權力，只會於燃油供應出現短缺時，才會被引用。現時的燃油供應，並未有出現供應短缺的情況；燃油市場的運作正常，今天的競爭情況比當時訂立條例時亦有所增加。因此，我們不覺得現時有需要引用這條例。

不過，這並不表示政府對大家提出的問題坐視不理。在維護消費者利益大前提下，政府提出的幾個方案，包括參考國際成品油價、油商的進口價及零售價，作出走勢分析，增加油

公司定價透明度，並透過消委會，希望在月底前公布，將公布各油公司每周的折扣和優惠，以及借助快將出台的競爭法等措施對症下藥，使政府和消費者，能更有效監察油公司的價格調整，提高行內的競爭，並協助消費者作出明智選擇；

(四) 有議員質疑政府提出的措施，能否奏效？

我們察覺到，在近數個月來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影響下，連同消費者的取態和選擇，本地的燃油市場已多少出現了一些改變：

這些改變包括數方面。第一個改變是，過去數年透過新的投標方式，我們成功引入新的競爭者，由一些數字可以清楚看到市場的競爭，由2003年市場首3位營運者佔市場的93%，下降至今年的76%，這是第一個轉變。確實在市場准入方面，正如湯家驊議員所提及，事實證明我們是有新的競爭者透過新的投標方式進入市場，當然剛才提到其他的投標方式我們會樂意考慮。

第二個改變，就是近月的零售價下調，我們看到各油公司價格下調的先後和幅度，比以前有所不同，可以說較為不統一，反映不同油公司的定價策略較以前有明顯的差異。

變化三，就是各油公司將零售價下調的同時，亦加大了現金回贈和折扣優惠，這些折扣的幅度亦有所擴大，並越來越傾向“無設限性”或不必要以會員和油卡制度來提供優惠。當中一些優惠更高達15%至20%。

當然，我亦同意部份發言議員的意見，許多的現金折扣，最好轉為零售價的實質減幅，直接使每個光顧的消費者受惠。我們相信透過消委會將各油公司的折扣每周公布，可以使更多消費者清楚知道，作出一個明智的抉擇，亦可能對將來油公司選取折扣方式或是直接減價，可以採取一個更惠及消費者的方法。

種種跡象顯示，雖然油站的零售價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是大同小異，但透過不同的折扣和回贈，以及不同的定價及價格調整策略，油公司之間的競爭比前更趨明顯，而消費者亦比前有更多的資料，作出更好的選擇；

- (五) 有議員提出政府應否採取更進一步的措施，例如減稅，又或減免地價等方法，使油價下調？

應否減油稅，涉及公共理財的原則及會影響社會及政府整體的稅收，這個問題必須從全面的層面考慮。政府已在今年年中確實回應了市民的訴求，將柴油稅完全減免，同日我們看到油公司下調同樣數額的價錢，回饋消費者。目的便是讓商業用車透過減稅減輕負擔。但是，就應否對私家車用燃油減免稅項，我在這裏聽到各議員可能有不同的聲音，我亦相信社會上有不同的聲音。單從環境局或環保角度來看，我亦同意余若薇議員所提出的擔憂，此舉是否與我們鼓勵市民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減少私家車增加，從而減少污染的目標有所違背？

此外，減免油稅，在油價大幅起落之際，我們亦明白剛才李卓人議員或湯家驊議員提到的擔憂，可能有時候我們未必能夠清楚看到減免能直接、明顯地使消費者受惠，這是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至於減免地價，同樣會觸及我剛才談及的稅收和理財政策的考慮，並會產生新舊油站有不同安排而造成的不公平和混亂現象。這與當年我們推出車用石油氣有所不同，當天我們全面在全港所有油站推行車用石油氣。但是，如果用透過地價的方式，不能在同一時間將所有油站的地價減免，可能會造成一些管理上的混亂情況，故此先要研究和克服，而這正正是因何我們在施政報告中指出要從長計議；

- (六) 也有議員提及，能否分散或增加燃油入口來源地，從而減少對某地的供應依賴，以減低油價？

其實，香港現時已從多個不同國家或地方入口燃油產品。主要進口國除新加坡之外，也有從內地及南韓入口。至於從亞洲以外地區輸入燃油，我想大家能明顯地看到要考慮運費對價格的影響。最終來說，我們覺得，從何地入口，是否應該留給油公司按它們的成本和價格的市場考慮，自行決定，政府是否應該越俎代庖，為它們決定呢？

- (七) 議員剛才亦就工商業及船用柴油的價格，包括黃容根議員所提的意見。據我理解，上述的燃油產品的價格，是油公司與

個別工商業及航運業基於商業原則互相訂定。因此，不同客戶會享有不同的優惠和價格(其實他們有一個直接議價的方式的)。客戶亦會因應其需要，與不同油公司進行格價和商討。最近，有個別行業的商會希望透過政府向油公司轉達他們對價格的意見，我們亦有代為傳遞信息，並希望這些行業可以集體與油公司進行商討；及

- (八) 另一方面，議員都有提及和關心的，就是按現時國際油價持續下滑，究竟現時及最近未來的燃油零售價格有否進一步繼續下調的空間？

政府按照最新公布的每月進口及零售價格走勢比較，我們認為今天的零售價格大致追隨上個月成品的入口價走勢。因此，政府認為零售價應該尚有下列的空間。最近數天，雖然我不在港，我的同事確實一如以往與油公司聯絡，瞭解和敦促油公司適時調整油價，我們也會繼續密切跟進和監察油公司的反應。

至於議員提及的家用石油氣方面。正如剛才張宇人議員很詳細解釋，現時，香港共有5間油公司供應家用石油氣，其中一間主要的石油氣供應商是香港蜆殼有限公司(“蜆殼”)。它自1999年起自發地採用一項價格機制，定期檢討及公布其售價，以增加定價的透明度。為了更緊貼反映國際市場石油氣價格的升跌，蜆殼分別於2002年及2007年縮短其調整油價時間至現在的每3個月一次，而營運成本則每年檢討一次。在每次的石油氣價格檢討中，該公司會按未來3個月的進口價作預測而定價；在下3個月後按實際情況作檢討，如有差異，再作追補或調整。在此機制下，剛才張宇人議員提出如油價先升後跌，油商有否得益，相反地，如當時油價是先跌後升，消費者未必是無得益。雖然其他公司並未有制訂公開的定期價格檢討和公布機制，但據政府資料所得，市場上各油公司的中央石油氣定價及瓶裝石油氣批發價均大致按相同的價格調整。

本年11月1日，蜆殼已按上述機制調整石油氣的價格，中央石油氣售價每立方米下跌6.29元，減幅為17%，而瓶裝石油氣批發價則每公斤下跌2.58元，減幅更超過兩成。我們亦留意到，於這間公司作出價格調整的當天，已有其他油公司對石油氣價格作出相應調整。

有議員建議油公司應加密檢討，例如每月檢討一次。我們樂意向油公司反映有關意見。但是，我們亦須留意，這項措施有利亦有弊，正如

我剛才所舉的例子，在國際氣價波動或上升時，頻密價格調整可能會對消費者有其他影響。

就車用石油氣方面，有議員提出對車用石油氣價格的關注。本港現時共有57個石油氣加氣站，包括12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和45個非專用石油氣加氣站。專用氣站的上限價格是按有關的合約規條每月調整。每月的車用石油氣上限價格調整會反映上一個月的國際石油氣價格變動。有關的調整機制具高透明度，並能及時反映國際氣價的變動。我們留意到國際石油氣價在本月顯著下跌，根據現行專用氣站每月上限價格的調整機制，預計下個月的專用氣站上限價格將會有所回落。有關國際石油氣價格及每個專用氣站的車用石油氣上限價格詳情，已上載於機電工程署網頁及張貼於各專用氣站。

專用氣站的價格，對非專用氣站的石油氣價格有着重要影響。非專用氣站和專用氣站本身存着一定競爭，一般會跟隨專用氣站的價格作出調整，兩者的價格差距，大致維持在3角左右，後者無須補地價，但無論是專用或非專用氣站，都大致跟隨國際氣價的變動而調整。

就議員提議要求油公司再次引入95辛烷值的汽油方面，政府其實一直有鼓勵油公司提供不同質素和價格的汽油，例如95辛烷值汽油，給消費者選擇。然而，由於香港的油站面積較小，因此在同一油站內未必能提供不同種類的燃油產品。在這方面，油公司應按照其市場定位和自己市場策略的選擇，是否可以引進較便宜的產品，以加強競爭，令其市場定位有所得益的方法，這方面應由油公司決定。

生化柴油方面，有議員亦建議協助本地生物燃料業的發展，以增加競爭。我明白梁美芬議員提及生化柴油在國際間有很多從環保方面的討論，但整體而言，政府的取態是，生化柴油是一種可再生燃料，以它替代化石柴油，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因此，在應付氣候變化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前提下，政府有政策盡量把生化柴油免稅的做法訂為政策，以鼓勵更多人使用它作為燃料。

與此同時，如要在這方面有所發展，我們將為車輛使用生化柴油制定相關的法規，包括純生化柴油的質素規格、在車用柴油含超過5%的生化柴油的質素規格和在銷售處附加標籤等，以作出相應立法。如果得到立法會通過，可望在2009年實施相關法例。

主席，就車用石油氣加氣設施方面，我聽到有議員建議增加加氣槍的建議。政府一直密切留意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供求情況。現時，全港

422支石油氣加氣槍中，190枝是設於12個專用氣站，即平均每個專用氣站設有約16枝加氣槍，這比每個非專用氣站平均只設有5枝加氣槍，高出兩倍。此外，雖然在個別專用氣站及的士司機換班的繁忙時間，有時候會出現輪候的情況，但我們計算過，平均輪候時間大約為15分鐘，其餘的時間很少出現大量排隊的情況。由於石油氣車輛的數目預計不會再大幅增長，因此現階段我們認為現時57個石油氣加氣站已能滿足市場需求。當然，我們不時也會審視情況，有需要時會作出調整。

有議員提及航空業燃料附加費問題。據我所知，相比國際上航空公司所收取的燃油附加費水平，香港本地航線所收取的附加費，其實屬於較低水平，短途航班燃料附加費約為國際水平的44%，而長途航班的附加費約為國際水平的58%，大部份航空公司只可以從燃油附加費中收取40%至70%的額外燃油成本，所以航空公司必須透過其他方法，例如控制營運成本或增加班次增加收益，以應付其他因燃油上漲而引起的成本上升。

有發言議員支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未來會推出的競爭法。政府引入競爭法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干預正當的營商行為或針對具效益的市場結構。我們很高興有很多議員同意透過推行競爭法，針對我們擔心的合謀定價和一些反競爭行為。我們希望透過這一個新的政策方向，以打擊種種反競爭的行為，使市場力量能自由運作，從而提高經濟效益和促進自由貿易。新競爭法可以打擊反競爭行為，例如一些零售商的合謀定價，或大公司濫用市場力量防止其他公司進入市場等。在新競爭法下，我們預期消費者可以有所得益。

我要再次強調，政府制定跨行業競爭法的目的是針對各行各業出現的反競爭行為，務求為商界締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一般的商業行為如企業的定價策略並不包括在建議中競爭法的規管範圍內。

就油公司而言，訂立了競爭法後，如獨立的競爭事務委員會有合理理由相信它們合謀定價，便可進行調查。如果能證實反競爭行為確實存在，建議中的委員會或審裁處便可採取適當的補救方法，包括罰款及發出“停止及制止令”。

主席，在總結時，我想再次感謝議員在就今天議題所發表的意見。在施政報告中，我們確實對這個問題作出過詳細的思考，亦希望透過我們提出的數種方法，一起監察油價的走勢。我們希望社會各界能積極參與討論，在促進公平營商環境與保障消費者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方面一定會繼續推展提高燃油產品價格透明度的措施，並會繼續密切監察油公

司價格調整不同的方案，以確保本地燃油零售價，能適時跟隨國際油價的升跌而作出合理的調整，我亦相信這是符合消費者和香港經濟長遠發展的利益。施政報告發表後，環境局會陸續落實我剛才提及的措施，包括公布了一些資料，並希望在11月內，連同消委會公布不同油公司的折扣。希望議員和社會能與我們一起審視有關政策的成效，我們亦會繼續聽取各位議員及公眾的有關建議，作出跟進。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陳克勤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克勤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劉健儀議員的議案。

陳克勤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但本地燃油”之後加上“和氣體燃料”；在“減幅有限，油”之後加上“氣”；在“他們的燃油”之後加上“和氣體燃料”；在“調低本地”之後加上“車用、船用及工業用”；在“價格；(二)”之前加上“，以及氣體燃料”；在“有效規管”之後刪除“車用”；在“市場，避免”之前加上“和氣體燃料”；在“確保燃油”之後加上“和氣體燃料”；在“供應來源，”之後加上“並協助本地生物燃油業發展，”；在“詳盡的國際油”之後加上“氣”；在“本港油”之後加上“氣”；及在“有效監察油”之後加上“氣”。”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克勤議員就劉健儀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王國興議員，由於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最多可發言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劉健儀議員議案。

由於我發言時已作出清楚的解釋，所以無須補充了。希望議員支持。

王國興議員就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八)增加專用石油氣加氣站，減輕石油氣的士和小巴司機的負擔，並增加車用石油氣加氣槍，以縮減司機輪候加氣的時間”。”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就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劉健儀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李華明議員，由於陳克勤議員及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克勤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劉健儀議員議案。

其實，經修改的修正案是保留我原有修正案的第八點，簡單而言，便是要求油公司公布訂立中央石油氣及罐裝家用石油氣的價格訂立準則，以及每月檢討價格一次，以提高價格的透明度，只是這一點而已。我呼籲大家能一致支持。多謝。

李華明議員就經陳克勤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九)要求油公司公布中央石油氣及罐裝家用石油氣的價格訂立準則，以及每月檢討價格一次，以提高石油氣產品的價格透明度”。”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就經陳克勤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劉健儀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劉健儀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1分54秒。在劉健儀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劉健儀議員：很感謝有12位同事在今天這項辯論中發言。我想就局長的答覆作數點回應。

首先是關於政府的監管角色。局長是對的，香港是奉行市場經濟，但我也想告訴局長，當市場出現扭曲或嚴重不公平的情況時，我相信我們也會有訴求，希望政府扮演積極一點的角色。雖然不能說是干預市場，但政府不可以坐視不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多位同事也說出了對於油公司加快減慢、提供優惠方面混亂等的感受。至於價格方面，他們也因應政府的數據作出很多分析。不過，局長指我們的分析是錯誤的，沒有理會時差和走勢差距。其實，局長可能沒有聽清楚我的發言，我已把這些元素和所有差距全部計算在內，但我仍有一個很大的問號。如果我不懂得看那些數據，希望局長可以令那些數據得以使大家更明白，也能使公眾更明白。

我想提醒的最後一點是，燃油相對於運輸業，等於食糧相對於人類。我們並沒有在這個議會內經常就一些消費物品進行辯論，請局長想一想，我們有否在這個議會內就米、食油等東西進行辯論呢？雖然這些食品、消費物品的價格也有上漲，但由於市場有競爭，讓市民有選擇，相對來說，消費者對於燃油是沒有選擇的，因而出現那麼多不公平的情況和疑問，以致會不斷在這個議會內提出辯論。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陳克勤議員、王國興議員及李華明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支援中小企業渡過金融海嘯。

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現在請方剛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支援中小企業渡過金融海嘯

方剛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今天的議題，在過去1個月內已於議會討論了多次。大家基本上有3個共識：第一，香港會面對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寒冬；第二，中小企業在香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抗衰退的能力卻最薄弱；第三，中小企業正受到銀行收緊銀根的影響，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支援中小企業，銀行不“放水”給經營穩健的企業的話，一定會出現骨牌效應，令中小企業接連倒閉的。

我是在這3個共識下提出“支援中小企業渡過金融海嘯”的議案，其中還特別點出要支援非出口的內需行業。原因是政府過去的政策都是支持出口導向型行業，包括42年前成立的香港貿易發展局及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兩者都是協助當時的經濟支柱——製造業。

我自己也有工廠，當然不會說政府支援港商在內地的製造業是不對的，只是時移勢易，自從工廠北移後，香港的經濟已經轉型，成為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模式，佔香港生產總值約九成八。可是，政府在支援方面，並沒有因應經濟轉型而作出調整。如果一間公司40年來也沒有調整其經營方向，我肯定它早已不存在。

政府在較早前推出了支援中小企業的第一波，即將信貸限額打通的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其實原先是支持出口外向型企業的，所以我才特別要求支援對香港就業市場及本地供需環節非常重要的非出口型內需企業。

政府剛於星期一宣布成立一個新的100億元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但由於貸款額最多是100萬元，而批發零售行業是本大利少，所需者是比較多和靈活的資金，所以自由黨仍然希望政府將信貸計劃的擔

保，由五成提高至七成。我與銀行討論過，他們說如果政府擔保七成，他們在心理上會踏實得多。

此外，批發、零售是一個非常倚賴現金流來推動供應鏈運作的行業，不論大、中、小企業都有較大額的應收帳。過去，業界一般都是靠銀行提供的信託收據(trust receipt)，或發票融資(invoice financing)這些行之已久的商業融資的運作。因此，銀行在這個供應鏈當中扮演的角色，就有如我們身體的韌帶，串連全身的骨骼，如果斷了，影響有多嚴重，大家可想像得到。可是，現在銀行做這類商業融資的時候，一是要靠磚頭抵押，一是將融資額或貸款期減半，當然，還有些甚至是不借的。

在信用卡付款方面，銀行反而要拖商戶60天才找數，即變相要商戶替銀行做發票融資，給銀行60天數期。如果我們有資格放數給銀行，那我們豈不是比金管局更強？

因此，為了要令香港數以十萬間中小企業能繼續正常運作，政府必須推動銀行維持對經營穩健的企業，提供合理和充裕的信貸服務，將信用卡支付服務恢復正常。我們希望政府同時採取措施，為信託收據、發票融資和應收帳方面提供部份擔保，分擔銀行部份風險，讓這類商業融資活動可以正常化。否則，一個結不通，就可能令整棵樹倒塌。

有同事可能會擔心，有中小企業會將以政府擔保借來的錢，來償還本身的債務，但政府剛宣布推出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是需要由東主個人擔保，即是要“上身”的。在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3年SARS後推出的兩項政府百份之一百擔保貸款的壞帳，只是5.7%和4.9%，這可以反映這類貸款的中小企業都是有借有還的上等人。

上月，自由黨舉行了一次“救救中小企”的諮詢大會，有三百多位大、中、小企業的老闆參加，大家除了希望銀行恢復過去的正常貸款運作之外，最希望政府能推出刺激經濟的措施，因為他們即使借到錢，也仍是要歸還的。

現在國家已經帶頭推出兩年4萬億元，推動內需市場和經濟的措施，澳門亦會跟隨，但一向走在世界最前線的香港，卻遲遲未見有任何實質的建議。因此，自由黨希望政府盡快成立一個跨部門和包含業界在內的支援中小企業和振興經濟持續發展的工作小組，參考國家推動內需的政策，擬訂未來兩年怎樣振興經濟，並盡快推出，因為兩個大消費節日——聖誕和農曆新年在即，倘若過不了這兩個關口，我相信破產欠薪基金很快便會“乾塘”。

其實，在亞洲金融風暴和SARS之後，香港曾經推出振興經濟措施，所以我懇請政府在經濟機遇委員會之外，成立一個做實事的小組，以國家刺激內需的方案為藍本，制訂振興經濟和內需的措施，令香港經濟能持續發展，不要成為國家的包袱，每當有困難時，也要中央政府“打救”。

對於我的議案第(七)和第(八)點，主要是今年上半年，政府剛提高了兩個副食品市場的租金11%，雖然特首最終退還1個月租金，但實際上仍有增加。可是，現在私人市場、街鋪的租金已經全面下調，許多業主都主動與租客商討，希望留住租客以維持穩定收入。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因應大環境的轉變，作出相應調整。況且，如果街市減租，便可減輕販商的成本，市民大眾也會受惠。

今年財政預算案“派糖”時，豁免了全港商業登記費1年，但小販牌照費卻沒有免除。主席，小販是香港最基層的小商戶，他們也是商界的一員，在這個困難時期，希望政府重新考慮，豁免小販牌照費1年。

與此同時，政府現行的眾多行政收費，例如蔬菜統營處和魚類統營處轄下的市場，由於一向以徵收佣金代替租金，所以每次免租都不包括他們。各位同事也看到統營處昨天提交的報告，上年度合共有3,480萬的盈餘。因此，即使政府豁免徵收佣金一季，對統營處的財政影響也肯定不大。

對於暫緩中小企業利得稅暫繳稅1年，我上星期也有詳細解釋，是希望容許稅款在500萬元以下的企業暫緩繳稅，一方面由於這些企業的稅款只佔整體利得稅的12%；其次是今年的市道由年中已開始急轉直下，倒霉的有機會要執笠，捱得住的亦未必有錢賺，與其由每家中小企業自行寄信給稅局要求暫緩繳交，倒不如由政府做個順水人情，暫緩1年交稅。

最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及副局長為了中小企業的問題也很勞累，我代表中小企業向局長和副局長表示感謝。我今天提出的建議，例如暫緩繳稅或街市減租等，我也知道不屬於局長的範疇，但我希望副局長能將我們的意見帶回去，與政府高層繼續商討，繼續推出支援中小企業、支持香港經濟的第三波、第四波的措施。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方剛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的沖擊，本港不少中小企業及小商戶既要面對消費信心下滑及營業額萎縮，又要面對銀行近來大幅收緊信貸和拖延歸還客戶購物的貨款，令不少一向經營穩健的中小企業和小商戶瀕臨崩潰邊緣，尤其一向沒有政府政策支援的非出口內需行業，包括聘用逾120萬本地勞動力的批發、零售、飲食和服務行業，一旦因銀行收緊信貸而倒閉，勢將引致嚴重骨牌效應；因此，本會促請政府向中小企業提供更適切的支援，使他們能渡過時艱，相關措施應包括：

- (一) 成立一個支援中小企業和振興經濟的持續發展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研究和推行支援中小企業的政策及制訂刺激經濟的措施，讓中小企業得以持續經營；
- (二) 在現行以支持出口企業為主的“中小企業資助計劃”外，為從事內需市場的行業，包括批發、零售、飲食和服務行業，擬定長遠支援發展的計劃；
- (三) 加強政府與銀行之間的聯繫，推動銀行維持對經營穩健的企業提供充裕的信貸和信用卡支付服務，讓他們得以繼續營運；
- (四) 由政府向中小企業的信託收據和應收帳提供擔保，讓中小企業繼續享用有關融資安排；
- (五) 將政府在“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中提供的信貸擔保由現時的50%提升至70%或以上；
- (六) 將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的承保範圍擴大到本銷企業；
- (七) 豁免所有副食品市場、政府街市和商場的租金1季，豁免小販牌照費1年，降低經營民生食品商戶的經營費用，以遏抑通脹；及
- (八) 暫緩中小企業的利得稅預繳稅1年。”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方剛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涂謹申議員、陳淑莊議員、黃定光議員及林健鋒議員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劉健儀議員亦會就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涂謹申議員發言，然後依次請陳淑莊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劉健儀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首先很感謝自由黨的方剛議員適時地提出這項支援中小企業度過難關的議案。對於他提出的多項建議，我們民主黨的想法其實與他是相當一致的，不過，我們確實有一兩點的分歧，我也想談一談。

在談分歧之前，或許讓我談談我們與他相同之處。方剛議員剛才作出詳細論述，我不重複了，不過，方剛議員剛才提到，銀行延長了零售商戶的信用卡結算付款期由T加2轉變為T加30或更長，我覺得這做法真的是非常“離譜”。當然，方剛議員剛才也說得很可笑，他說，現在的情況，似乎是反過來由中小企業“打本”給銀行，即錢是銀行收了，然後它相隔了數十天數期才兌現款額給你，即你不但不是從銀行取得款項，而是反過來由你賒數給銀行，即好像跟銀行的inter-bank做法般，即又猶如同業拆借般，等於要客戶來借錢給銀行，我覺得這真的是極之“離譜”的做法。我相信政府的有關方面一定要嚴加正視這個問題，否則，即等於扼殺中小企業。現時很多中小企業根本是“搵朝唔得晚”，很多甚至是在求生邊緣掙扎着。當然，也有些是反過來向銀行借錢，以告貸來填補欠款，或支撐其流動資金的。

例如這數天來，政府公布了一項新計劃，即100萬元的貸款計劃，當中其中一點規定是要貸款人宣誓或作出聲明，所申借的錢一定不是用來償還任何貸款的，這一點真的要很小心行事。我很擔心將來會有很多人在填寫申請表時會照所要求填報，但有甚麼事情發生，例如“爆煲”(大吉利是說一句，無論怎樣，總也會有人“爆煲”的)，之後再慢慢考慮吧。到了當局進行所謂“死因”研究時，便會發覺，申請人明明拿了貸款後，真的用來(可能只用貸款的十份之一，只是數萬元而已)償還給了另一個人，可能是親戚，甚至說得粗俗一點，可能真的是“大耳窿”也說不定，以暫時應付那數天的數期，否則便會“唔掂”，因為那些貸款lines被cut了，OD額又減了，所有情況也撐不住了，便被迫這樣做，只希望能借來一些金錢數天作周轉。可是，有可能是錢拿到手之後，而且原本打算在數天後立即歸還的，便剛好被指曾作虛假聲明。其實，這些例子中並沒有大錯，以往真的有數名警員，甚至警司級的人員便遇上這樣的情

況，最後被控告，現時還在坐牢。所以，我希望政府真的要小心、要想清楚，當然，我們亦要很小心作出平衡，所以，今天即使我刪去方剛議員的一些建議，其實也是基於這個原因。

另一方面，例如他的議案中第四項提出，“由政府向中小企業的信託收據和應收帳提供擔保”這一點，恕我真的感到無法接受，為甚麼呢？如果問我，而我要合理地說的話，我便要想一想，究竟所有中小企業的應收帳加起來，有多少是應該提供擔保的呢？我不知道政府有否這個數字，我曾叫我們的研究助理很詳細地嘗試向多個部門找出這個數字也沒結果，我不知道自由黨或其他同事可否補充，但我真的找不到，這是很難預計的。既然是很難預計的，那麼我們如何支持呢？這確實是有困難的。

此外，我也不談甚麼道德風險了，因為有時候，賒數給人實際上也要看對手，要知己知彼，例如對手究竟有多“唔掂”，便就此考慮信貸和賒數的款額。可是，如果政府就所有這些應收帳都提供擔保的話，儘管我沒有事，我也賒數，當然，反過來說，如果大家都銀根鬆動，於是你賒給我，我賒給他，資金便全部流通了，對嗎？但是，最差勁的是，我們無法知道帳項的數目有多少。當然，如果我們從積極一點想，例如，是否有辦法知道要冒的風險有多大呢？可否計算出來呢？我覺得設置上限固然是其一辦法，但即使設有上限，也無法計算風險有多大，因為不同的企業實在會涉及互相借貸的風險，即使找精算師也不容易計算得到，因此，對於這一點，恕我無法支持了。

另一方面，我知道方剛議員也有一個具創意的想法，便是既然數十年來香港一直設有出口信用保險局（“出口信保局”），反正我們沒有太多出口，所以我們不妨想一想內需方面，因為即使總理提出的數萬億元救市，很多措施其實也是想提升內需，從而無須靠外人，希望可以自行搞定。既然我們原本有出口信保局，可否將之轉變為“內需信保局”呢？不要緊，我們可以研究這個問題。不過，在這一秒鐘，我暫時想立即把……信保局的性質很清楚，即每一個研究它的有關程序和風險評估等的人，皆在很清楚其性質的情況下做了數十年，突然把“出口”變成加上“內需”，我覺得這個變化是不可以即時辦得到，除非進行過一個較好的研究。

當然，從某一方面來說，我可以附和方剛議員，就是即使是出口，也要查海外買家的信用情況，然後才提供擔保的，對嗎？有些人會問，是否不這樣做也行？其實，在香港，便更能取得情報等事情了，人能飛到哪裏去呢，對嗎？這是我覺得的其中一項“強點”。然而，對於究竟我

們有甚麼其他配套、法律架構等，我便要考慮得清楚一點。可是，由於現時所用的字眼是將其立即“擴大”，所以我們暫時是採取較審慎的態度，但我覺得政府應該研究和考慮，而不能在沒有作過清楚的考慮便即時轉變過來。

我恐防有同事會問，為何在上星期，以至前兩個星期，我們不同意讓企業免預繳1年利得稅，但對於今次容許中小企業免預繳1年利得稅，我們卻同意呢？其實，就這方面，方剛議員已說了，因為數額實際上是遠遠不同的，那些只是關乎十多個percent，至於我們所說的是大企業，老實說，我暫時看不出那些主要的大企業有需要我們採用這個方法來提供幫助。

至於小販牌照方面，我覺得這是明顯的遺漏，為甚麼呢？滙豐銀行、長江實業等均可獲豁免1年的商業登記費，我們談論的小販牌照，基本上便等於變相的商業登記，因為做生意的雖然是小販，但如果他是以此作為營業基礎，由於會涉及盈利，仍是應該同時進行商業登記的。我們知道，實際的情況是，小販的牌照已變相等於商業登記，所以，如果大企業獲豁免商業登記費，而小販的牌照.....他們其實是最小型的企業，如果今次不豁免他們的牌照費，我便覺得有點問題了。有人甚至說，既然聘請傭人時，外傭稅也獲豁免5年，因此，小販牌照費是否也應獲豁免不止1年呢？當然，為免在這些枝節上提出不如改為豁免兩年、3年等(我也不想做得如此零碎)，我只希望政府可以聽得到這方面，這其實是關乎最底層市民的生活，希望政府也可以照顧得到。

此外，關於我們建議政府簡化付款給承包商的程序，我是這樣想的，現時各方面既然已有“鬆動”，雖然我們說政府也並非擁有無限資源，但我們覺得政府仍然較為穩妥，資源較“鬆動”的。所以，我認為政府收到單據後便應該早一點“磅水”，因為政府已是最好的僱主、最好的客人，如果政府也不早一點“放水”，早一點打通經脈的話(因為水是流轉的，也等同經脈)，便令人很失望了。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政府甚至應盡量——即如果政府有關部門能趕得及審核的話——應該是在30天內付款。我當初跟助手思考此事時，認為時間可能還可以更短，即政府或可承擔在更短的時間內付款。這樣計算下去，真的過於累贅，不過，我也在此一併告訴大家我的想法。

此外，我便是建議“撤銷中小企業在競投政府合約時需要繳付按金的條款”。其實，政府也是大主顧，我們很多時候會談論到所謂cash flow(現金流)，我覺得，既然中小企業屆時競投不到合約，也會把按金還給它們的，對嗎？如果壓住中小企業那麼多的現金——相對來說，

政府的工程相當吸引，因為可以“找到數”，致令很多人蜂擁來競投——當人人支付按金時，政府卻可以壓住那些現金來收息，我覺得這樣做是不大公道的。我想，我提出這些，雖然是屬於所謂的枝節，但我覺得對一個比較有錢的政府來說，它最低限度也應擔當它本身應該承擔的角色，這樣對於我們的中小企業是會有幫助的。

陳淑莊議員：最近，我終於有機會跟舊朋友吃飯和坐下來聊天，聊天的時候，以為大家也很高興的，怎料他們的心情不佳，連飯也吃不下，為甚麼呢？原來很多朋友其實也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的老闆或在中小企業“打工”，有些很擔心，例如是否還能向銀行借到錢，擔心供應商明天會否又上來收數，又擔心客人“走數”，導致人人每天都提心吊膽的。

有時候，看回今次的金融海嘯，我會覺得猶如發生一場金融瘟疫般。中小企業的心情便好像返回到2003年SARS時一樣，市民每天都提心吊膽，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受到感染，正如今天中小企業的心情般，例如不知道銀行何時會call loan，又不知道客人會否“走數”，也不知道那些suppliers會否衝上來收數。人人也很擔心，人人也有自危的感覺。

金融瘟疫之下，即使平日經營有道，或在金融風暴和SARS下也不曾害怕的企業，亦可能，甚至有些已經被感染到，當中有不少已病至“五顏六色”，有些則已病至要進入深切治療部，須得到其他人幫忙和救助，另外有些更好像泰林或Krispy Kreme般，早已患病，到最後沒辦法，要certify死亡了。眼見一間又一間企業倒閉，這場瘟疫的影響絕對不會較SARS疫症小。

當年SARS疫潮襲港，香港政府動用全港的資源，應付這一場災難，更非常積極與中央政府合作，研究對抗疫情的對策。今次這一場企業瘟疫，政府應該以同樣的態度，幫幫那些已經水深火熱的中小企業，以及幫幫那些面臨失業的工人。

主席，今次公民黨提出修正案，除了因為公民黨非常關心中小企業外，我覺得中小企業跟我平日關心的青年人也是息息相關的，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因為很多青年人的第一份工作，或他們本身整個事業的起點也是在中小企業，而有很多、很多青年人如果夠膽量闖一闖天地，他們開設的第一間店鋪當然更是小本經營。所以，今次我第一次提出的修正案也是跟中小企業有關。

上星期，我前往某大學看到有很多畢業生穿着畢業袍拍照。看到他們，我當然替他們高興，但想一想，他們也是相當彷徨的，為甚麼呢？

雖然他們好像年青力壯，但面對今次這場企業瘟疫、這場金融瘟疫，究竟他們是否真的可以憑着本身年青便可以力抗得到呢？其實，相對來說，他們可能是最無助的一羣。

其實，方剛議員的議案，本身已是一條能幫助中小企業的藥方，尤其是抵抗金融瘟疫的藥方，當中更有數味“重藥”。但是，我想在此藥方之外，再加一些固本培元的藥方，讓整個療程可以更適合中小企業。

第一條藥方是特區政府必須“搵油”，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討論一下，反映香港中小企業現時正面對的困難，看看內地研究救市措施的時候，可以如何配合香港企業的需要。今天報章也有報道，特首昨天前往東莞，東莞市政府亦提出了一些措施以協助當地廠商，希望那些措施有效，亦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其行事速度。

在剛過去的星期天，溫總理亦已提出十招、總值4萬億人民幣的救市措施，當中提到會進一步擴大CEPA的安排。既然中央已經說出口，便麻煩特區政府盡快跟進，應更積極向中央反映，怎樣的CEPA安排才適合香港的中小企業。如果中央“落藥”，最後反而藥不對症的話，便會浪費了中央的心意。

此外，內地最近通過了新的勞動合同法，又有關於環保的法律法規等，均加重了企業的營運成本及營運壓力，加上金融瘟疫，銀行又收緊信貸，簡直便是屋漏兼逢連夜雨。當然，我們一定不可以要求中央政府不執法，因為法治是我們公民黨及很多朋友的核心價值。但是，內地政府總可以透過一些其他措施，例如減稅或減費等，減輕中小企業的擔子，即使是風大雨大，也希望給他們數個“吉”桶接水。

談到這裏，便帶到第二條藥方，即特區政府應該投放更多資源，幫助面對內地新法規，成本大幅上漲的中小企業適應。香港的中小企業老闆，很多都是“紅褲仔”出身，根本沒有受過正統的市場學或經營管理學的教學或有相關學識，他們都是靠自己邊學邊做，很多政府的新政策，可能對他們來說會“擱手唔成勢”。所以，希望我們的政府在這方面可以提供更多專業協助。

我建議政府可透過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就着新的勞動法和其他環保法規等，向中小企業提供廉價甚至免費的專業顧問服務，令中小企業無論在科技或人事管理方面，皆獲得專家意見，在配合法規的情況下減輕成本。同時，政府可以提供特別的資金，以直接資助或低息貸款的形式，讓中小企業改變或改善營運設備，以符合內地的環保需要。

至於第三條藥方，雖然藥性不是很重，但我亦收到不少中小企業反映，這方面對他們其實也相當重要，便是擴大現時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令中小企業可以透過不同的渠道賣廣告，向本地和特別是海外的潛在顧客爭取更多生意。

最近的發展是，政府准許中小企業用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在網上賣廣告。但是，政府只是讓企業在那些平時有開辦展覽會的公司網頁上賣廣告。如果我的朋友想在Yahoo、黃頁或阿里巴巴這類較大型又是大家熟悉、穩當的商用網站賣廣告的話，則不好意思了，政府是沒有提供資助的。

我曾經就這方面向政府查詢，但政府的回應是除了平時有開辦展銷會的公司之外，較難評估其他網絡供應商的水平，所以不想貿貿然開放限制。但是，我剛才曾提及的公司名稱，其實無須怎樣scan，也相信會合格。如果政府真的想幫助中小企業推廣其市場的話，希望它可以幫幫忙，聆聽中小企業的意見，放寬一點限制。

主席，說完我提出的3條藥方後，便想談一談我對方剛議員提出的3味較“重藥”的意見。我既然說是3味“重藥”，是哪3味“重藥”呢？涂謹申議員剛才的發言，也曾提及3項較有保留的措施。

我亦同意這3味藥的確較重，也可能有些潛在的副作用，這也是涂謹申議員剛才提及的，包括他略略提及的道德風險。我同意由政府擔保信託證明和應收帳的貸款，以及加大政府在中小企業貸款保證計劃的擔保比例，會存在一些風險。但是，今天是非常時期，在非常時期便要用非常手段，要落“重藥”。面對一場世紀大瘟疫，我們已經不可以再抱着“船頭驚鬼，船尾驚賊”的態度，如果因為一些潛在的副作用而不肯落“重藥”，到頭來有可能會令每一個人都受到感染。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我們實在不能再合上眼睛，也不能不想一些風險可能較高，但藥力又快又猛的措施。況且，如果我們抽起被涂議員刪去的3項措施，所有措施都更像是“守門口”的藥物，有些甚至未必可以對付這次大疫症。我們應該提供一個機會，讓政府研究一些更進取的措施。

況且，如果政府最後真的要“落”這數味“重藥”，也要經過立法或申請撥款的程序，我們立法會一定會把守這一關。公民黨傾向不支持涂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即將來臨的這一場金融瘟疫，令我們受影響的時間可能會較SARS更長。所以，我們一定要關心香港數十萬家中小企業及百多萬名替中小企業“打工”的朋友，並體恤剛踏入職場的年青人。希望政府可以參考我們各同事的意見。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黃定光議員：主席，受到前所未有的美國次按問題所引發的信貸緊縮危機影響，全球經濟急速轉壞，香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總括來說，有三大壓力：第一，香港中小企業當前面對的最大壓力是資金緊絀。這邊廂定單及生意大減，部份企業定單大幅縮減，但經營成本同時上漲，外匯大起大落，客戶“拖數”，令資金周轉不易。那邊廂，銀行卻“落雨收遮”，不少企業被銀行收縮信貸額及提早追收借款。此外，部份銀行拒卻客戶以信用證貼現，部份銀行將從事服務業企業的信用卡結算期由T+2至T+3天延展至30天甚至是60天不等，這些均使企業資金出現周轉不靈。中小企業惟有寄望申請政府的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但由於政府只承擔部份的信貸保證，在銀行借貸信心不足下，中小企業往往不易取得該筆貸款。資金流轉是企業的命脈，一旦流轉不暢通，便會面臨倒閉。

第二，是經營風險增加。隨着市場需求減弱及資金周轉緊縮，進口商或買家“撻訂、拖數”，運用藉口不收貨，供應商不履行合約等情況，時有發生，外匯及原材料價格波動很大，增加了經營的風險。在互不信任下，生意非常難做，也出現了有定單也不敢接的情況。

第三，是難以適應內地不斷推出的新政策和法規。近年，國家推出了不少新政策法規，包括取消或降低商品出口退稅率，全面落實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的台帳保證金制度，嚴格的環保法規，《勞動合同法》，徵收多項稅費如土地使用稅、堤圍稅、流動人口調配費、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以及提高員工工資和福利待遇等。

針對中小企業面對的困境，現時首要解決的是融資困難的問題，這便有需要改變銀行對中小企業過於審慎放貸的態度，而政府是可以擔當更積極的角色的。政府日前宣布設立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由政府向中小企業提供首100萬元的70%信貸保證，民建聯表示歡迎。不過，在銀行借貸信心不足的情況下，有業界仍擔心，即使政府的信貸保證額提高至70%，但部份經營有道的中小企業仍無法取得貸款。我們很高興知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太在昨天早上的工商事務委員會特別會

議上承諾，如果計劃反應熱烈，政府在有需要時會與銀行商討，擴大保證額。民建聯會繼續瞭解及掌握情況，在有需要時會敦促政府考慮一再推出必要的措施，期望能更有效地協助中小企業解決燃眉之急。

第二，是減低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同時增加同業間生意往來的信心，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應擴大受保範圍至包括供應商及服務業的非出口業務，覆蓋更多的行業，令其受惠。

第三，在減低經營成本方面，我們建議政府、地產商及業權人士，盡快調低租戶租金；政府則減免企業的差餉、地租、排污費、牌照費；暫緩繳交利得稅預繳稅1年，並可考慮退稅或暫時調低利得稅等。

第四，有關紓緩內地港商經營方面的困難，國務院剛公布的10項擴大內需措施中，包括加大對企業的借貸支持，其中亦包括港商。特區政府是否可與內地政府及銀行瞭解和磋商，令內地港商能就貸款條件及利息等條件，取得與內地企業同等的待遇，為港商提供香港銀行以外的另一融資渠道。在出口市場需求大幅放緩下，內地的港商企業對進一步開拓內銷市場方面提出建議，商務部官員表示可以研究，可利用CEPA在內銷市場拓展，我們希望簡化審批程序和資格認定的程序。特區政府可以在下一步的CEPA磋商中加以配合反映，協助擴大港商在內地市場的內銷，簡單來說，是先申報、後審批，在完成交易後才上稅，亦希望減免或下調部份稅款，以減輕經營成本。

此外，與內地政府溝通，放寬或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的部份條款，如第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我們提出這項要求，只是希望放寬及暫緩執行部份難以執行的條款，令企業能在經營困難的時期獲得喘息的機會，不用走上破產倒閉，甚至是被迫“倒閉”、“走佬”之途，這對僱員、僱主、政府來說都是三贏。

長遠而言，政府應在高層次的架構內，重視全面檢討及制訂長遠的產業政策和支援中小企業的政策等措施，從融資、稅制、技術、市場、信息、人才等多方面支援中小企業的發展。政府可探討成立長期的中小企業貸款機構或進出口銀行的可能性，為有發展潛質的中小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及出口融資，推動直接融資渠道，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在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方面，可考慮設立升級轉型基金，鼓勵中小企業積極進行升級轉型。在研發上實行退稅優惠，協助及鼓勵企業的技術創新及提升。全面檢視和協助中小企業參與競投政府的採購及工程項目的政策，研究如何符合世貿協議的全球招標條款下，拆細採購或拆

細工程，降低競投門檻，並設立網頁發放政府投標資料及提供投標輔導，讓中小企業有機會投得政府的採購及工程項目等。

主席，香港現有超過26萬家中小企業，佔總就業人數98%(計時器響起).....

主席：黃定光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黃定光議員：多謝主席。

林健鋒議員：主席，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不但沖擊銀行體系，亦已產生連鎖反應，影響本港各行各業。表面上，市民會看到一些零售店鋪關門大吉，但自生產鏈的開端開始，原料商、製造商、批發商等都已經叫苦連天。

在這兩個月以來，我和香港總商會已多次向特首、“財爺”，“任總”和多位局長反映本港企業面對的經營困難。我很高興政府早前已擴大了中小企業資助計劃，而本星期一財政司司長亦宣布會成立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提供70%的信貸保證，出口信用保險局將會彈性處理中小企業的申請，調高6個新興市場的承保限額。這些措施都正面回應了我和香港總商會的訴求。我希望有關計劃可以盡快實施，以及陸續有來。

我希望市民明白，政府出手救活工商企業，其實也是要保障市民大眾的“飯碗”。香港的工商企業尤其是佔香港企業(“港企”)98%的中小企業，一直以來在港創造了龐大的經濟效益和大量就業職位，但今次金融海嘯令一些銀行收緊信貸，令企業資金周轉出現前所未見的困難。

如果要避開自然的海嘯，很簡單，專家會教人立即遠離岸邊，拼力向山上跑。特區政府推出措施支援銀行業，猶如替銀行注射了一支強身針，令銀行得以一口氣跑上山喘息，但銀行卻沒有帶同所有企業上山，留下一些仍然是健康但不大熟路且需要錢來周轉的企業在岸邊。他們看着海浪洶湧地直撲過來，等着被水淹沒，說得俗一點，便是“等死”。

因此，我在修正案中建議特區政府仿效英國的做法，由政府向銀行注資，訂明為向企業提供的貸款。英國首相白高敦上月宣布動用370億英鎊，即大約4,900億港元，注資入3間商業銀行，其中一項要求便是銀

行要以去年的利率水平，向企業提供信貸，確保銀行會繼續貸款給企業。他的做法已為多個國家或地區仿效。因此，如果本港採用相近的做法，絕對是一舉兩得的，一方面可以讓銀行有足夠的資金，放心批出貸款，另一方面又可解決企業的資金周轉問題。

目前，本港銀行收緊銀根，受影響的不單是中小企業，其他工商企業亦面對貸款困難。由於冬季是生產淡季，但一切開支照舊，是資金需求比較高的日子，銀行過往都明白企業這種運作周期和模式，所以在冬天批出貸款時都會採取較彈性的處理方法。由於借貸權在銀行，我呼籲銀行盡快向業務穩健的企業，批出新的貸款。

主席，我亦在修正案中要求政府進一步擴大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的承保範圍，涵蓋非出口貸款。我想指出，非出口貸款是指一些非直接將貨物出口的企業，即出口之前貨物生產鏈的其他環節。以出口一件小電器為例，首先要由不同原料供應商提供原料，例如塑膠、五金、包裝盒，然後交給製造商，製成小電器，然後才出口至其他地方，這些行業與出口企業其實都是一環扣一環的，所以我希望把它們納入承保範圍。

雖然政府已推出多項支援措施，包括我們早前向貿發局提出的建議，如協助中小企業取得多些生意，多參加展覽會，多作宣傳等，但仍然有中小企業向我表示，銀行至今仍沒有明顯放寬信貸。因此，我希望政府的新措施可以陸續有來，可以向茫茫大海拋出更多水泡、繩索，用更大的力量拯救現時在大風大浪中的企業，之後再一起跑上山喘息一下。

除了要解決企業借款的難題外，我認為政府亦可從全面減免徵收各類商業牌照費入手。現時大大小小的商業牌照費佔企業經營成本的一個重要部份，如果政府作出減免，企業手邊便會有多一筆資金。此外，我早前亦多次促請政府，考慮暫緩中小企業的利得稅預繳稅1年，同樣是希望可以讓中小企業積穀防饑。

至於其他修正案提到支援內地港企方面，也是我之前多次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反映的意見。近日，我亦多次跟內地官員見面，表達港商的訴求，包括減免一些徵稅，亦要求國內銀行向一些健康的港企放寬貸款。我知道他們已經積極着手研究不同的支援方案。

早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到要支援在珠三角的本港中小企業，包括指示銀行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避免港企資金周轉不靈。東莞市政府亦已表示，將會有一項30億元人民幣的方案，扶助中小企業融

資，其中一個特點，是企業一旦無法還款，當局會為貸款銀行承擔其中一半的壞帳，希望以此鼓勵銀行向中小企業借貸。

我知道很多在內地經營的港企，也在內地遇到借貸困難。有些港企一向業務穩健，在內地取得使用權興建廠房，但就沒有土地業權，所以他們不能用廠房做抵押而向銀行借款。我很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向內地當局反映，酌情處理這類個案。

其實，珠三角的港商在遇到金融海嘯之前，已是身處寒冬之中，因為近年內地推出的新政策，如《勞動合同法》、有關加工貿易的法例等，已大大加重企業的經營成本，更有企業被要求搬遷或轉移至其他地區經營。可是，要在另一地方重新起步，重建像珠三角一樣環環緊扣的生產鏈，真是談何容易。此外，內地多種稅項，如出入境報檢、堤圍稅、土地使用稅、社保，以及我最近聽聞的道路稅、植樹費等，都是港資企業的主要開支，我再次促請特區政府多向中央政府反映，積極考慮暫緩或減免這些徵稅，為港企雪中送炭。我希望並相信在短期內陸續會有一些紓緩措施公布，可以幫助在國內的香港中小企業。

主席，面對金融海嘯，我相信各行各業都會齊心協力，一起喊出美國候任總統奧巴馬的口號：“Yes, we can”(“我們都做得好”)。我相信只要大家互相扶持，我們一定可以克服困難，一定可以度過難關，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健儀議員：主席，自金融海嘯爆發至今，香港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可謂一天比一天差，而且裁員潮已開始湧現，造成社會上人心虛怯。因此，自由黨支持政府特事特辦，要為佔全港企業九成的中小企業加強支援，而我今天提出修正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就是要政府參考當年SARS的做法，提出全面支援業界的方案。

有些人可能礙於對當前的嚴峻經濟形勢欠缺全盤瞭解，認為動用公帑扶助中小企業可能風險很大，所以會反對一些支援中小企業的建議。不過，如果他們真的認識到當前經濟環境如何惡劣，理解到中小企業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理解到中小企業聘用了半數的總就業人口，理解到扶助中小企業與促進就業根本是兩位一體的道理時，我相信他們便不會輕言某些建議“落藥”太重，認為某些支援措施不可行，風險太大，所以有所保留。

雖然今年的施政報告隻字不提中小企業，但經過自由黨和業界的多番提醒和爭取，政府終於開始醒悟及陸續推出一些支援措施。我們認為“遲到好過無到”，但認為仍有一定的改善空間。

舉例來說，政府雖然在星期一公布了新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每家中小企業最多可獲貸款100萬元，用作支付薪酬或鋪租，而政府的擔保額亦由五成提高至七成，而且可以循環使用，也不局限於特定行業，但這與SARS時期的貸款計劃比較，仍有差距，例如當局沒有爽快為企業作出100%擔保，令中小企業仍要擔心銀行是否肯向他們“放水”，借出“救命錢”。

主席，既然特首也認同今天的全球危機，是美國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就香港的情況來說，目前的經濟狀況比SARS時更差，那麼政府的支援措施，至少是否應以SARS時的做法為藍本呢？除了加強信貸支援外，當局是否更應提出一些紓困措施，如免租、免差餉、免牌照費等？我們希望政府能更果斷，大力支援中小企業，讓他們可以捱過這個寒冬。

此外，自由黨認為，政府也應考慮放寬現行對中小企業的定義，即製造業公司僱員不逾100人，非製造業公司僱員不逾50人才算中小企業。因為不少行業，例如物流、飲食和批發零售業等行業的僱員數目較多，但卻絕對不是甚麼大企業，而現時很多企業根本不能符合中小企業的定義，它們經營得很苦，因它們難以在現時的中小企業定義下受惠於政府的支援中小企業政策。不過，我想指出，這些行業都是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如果這些行業不能受惠，如果這些行業受到影響，我們實在要想想，是否應把它們拒諸門外呢？

另一方面，內地最快於明年春天發行首批中小企業貸款證券，而浙江省為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問題，已於今年11月1日正式啟動目前內地第一宗中小企業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安排。故此，自由黨認為，政府應該參考內地，以至是歐美及不少亞太國家的做法，將中小企業的貸款證券化，令中小企業更易取得融資。舉例來說，政府可以在保障金融體系穩健的前提下，由按揭證券公司購入銀行的中小企業貸款，並將貸款以證券方式出售，令銀行銀根鬆動，從而願意向中小企業放款。

與此同時，政府亦應善用目前的商業信貸資料庫。資料庫在2004年11月由香港銀行公會及存款公司公會主導，由金管局協助成立，為貸款機構提供可靠的中小企業客戶信貸資料。初時，資料庫只包括有限公司，而2008年3月1日起，資料庫已擴大涵蓋範圍至獨資及合夥公司。不

過，資料庫目前只包括大概9萬家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料，相對於全港超過26萬家中小企業來說，涵蓋面並不大。政府應採取積極措施，盡量鼓勵中小企業加入信貸資料庫計劃，為加入計劃的中小企業提供信用認證服務，方便中小企業向銀行取得信貸。

主席，中小企業是香港的命脈所在，救救中小企業，即替全香港打氣，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政府務必要全力以赴。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多謝方剛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辯論，以及涂謹申議員、陳淑莊議員、黃定光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劉健儀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是香港經濟的支柱，政府高度重視它們的發展，關心它們在這次金融危機下所面對的所有困難。今天是另一個機會，讓我們可以集思廣益，研究如何進一步支援中小企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直與立法會、各大商會、中小企業團體，以及各有關行業的代表，保持密切聯繫，聽取他們的意見，積極研究支援中小企業的具體措施。由於事情的迫切性，我們現時的做法是就着一些已擬定的即時性措施，只要有一項措施成熟，我們便會立即推出一項。

自從這次金融海嘯發生後，我們在上月18日宣布了第一階段協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的措施，包括提高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貸款額的彈性，以及延長“營運資金貸款”的保證期。在市場推廣基金方面，我們增加了資助上限，以及擴大了資助項目範圍，以便中小企業可以開拓更多市場和做更多推廣工作。在此，我們要再次多謝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上月28日召開了特別會議，並批准我們的建議，令這次的措施可以實行。

此外，我們在上月23日與業界舉行了“中小企高峰會”。當天，我們宣布了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亦加強對出口貿易的支援，包括不增加保費，繼續承保市場上一般不獲承保的買家不提貨風險，並為出口商免費提供指定數量的買家信用評估服務等。在高峰會上，我們聆聽了很多寶貴的建議。之後，我們和其他有關的政策局和部門一直積極考慮，研究是否可以推出更多支援措施。

我和我的同事均非常明白業界希望政府能進一步協助中小企業解決融資問題。就此，我們在本星期一已公布了所擬訂的進一步方案。我們現時的構思有兩方面。

第一，我們建議設立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這項計劃可協助提供100億元的信貸額給予中小企業，政府會提供70億元信貸保證。在這計劃下，每家中小企業最高可獲得100萬元的貸款，其中50萬元可以是循環貸款。無論是貸款的總額或循環貸款額，政府的信貸保證均為70%。計劃的申請期將由實施當天起計，為期6個月。計劃並容許6個月的寬限期，其間借貸企業可以只償還利息。寬限期後，貸款須按時清還，最長還款期為24個月。我們相信，在現時嚴峻的環境下，這項特別計劃，有助解決信貸緊縮的問題。

第二方面，信保局會有新措施，在無損穩健的風險管理原則下，為出口貿易提供更高保障，盡可能更靈活及彈性地處理中小企業的出口信用保險申請。信保局又會在可承擔的風險原則下為出口至新興市場的企業提供更高保障，以及加快及靈活地處理小額信用限額的申請。政府亦會建議立法會決議通過把信保局的最高法律責任由現時的150億元提高至300億元，以加強信保局的承保能力。

我們昨天早上已在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介紹此建議的詳情，也很感謝得到委員的支持。我們也要感謝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同意於明天下午召開特別會議。希望這些建議得到批准，能夠盡快推行。

政府明白議員和業界對如何進一步支援中小企業，還有很多具體的建議。財政司司長亦已成立一個跨部門會議，研究更多扶助中小企業的措施。今天議員的意見，我們將會反映給財政司司長及有關政策局。主席，我會先聽取議員的發言，然後再次發言。多謝主席。

王國興議員：主席，香港絕大部份的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直至今年6月，全港中小企業有超過26萬家，佔企業總數的98%。中小企業聘用的人數超過120萬人。也就是說，除了公務員之外，香港有一半的工作人口，是在中小企業工作。所以，中小企業的存亡，直接關係到香港“打工仔女”的就業。

在今次金融海嘯的打擊之下，中小企業首當其衝。香港中小企業大部份是經營進出口貿易，由於歐、美經濟環境轉差，消費力減弱，進出口貿易大受打擊，欠缺生意、定單，即使不倒閉，也必定會裁員。其次最多的中小企業，就是批發、零售、飲食和酒店。在這些行業中，已有不少中小企業倒閉。日前有一間酒樓結業，接着又有一間連鎖壽司店關門。

該店員工不單沒有遣散費，連上個月的工資也沒有。社會明白中小企業營運困難，然而，中小企業的僱主，也應負起作為僱主的責任，把工資發給員工，而不是把支付工資的責任，推卸給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我更必須指出，拖欠強積金的情況，是難以令人容忍的，積金局應加強執法。

主席，老實說，特區政府已經推出多項扶助香港中小企業的措施，包括市場推廣基金申請累積上限由10萬元增至15萬元、合併營運設備及器材和營運資金的信貸保證額達600萬元，以及延長信貸保證期由兩年增至5年。

金管局在本月6日，又將有抵押有期貸款的最長期限由1個月延長至3個月，以推動銀行向中小企業借貸。大前天，政府更向中小企業信貸市場提供100億元貸款額，政府提供70%信貸保證，以及信保局更靈活及彈性地處理保險申請，並加大保額。

對於我們勞工的訴求，則很少看到政府有這麼慷慨、這麼頻密地“出招”協助。不過，中小企業與勞工就業的問題唇齒相依，對於特區政府各項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我們當然是歡迎的。

再者，不單特區政府“出招”相助，中央政府的4萬億元刺激經濟措施，也有顧及港商。因此，我們希望本港的中小企業盡用政府提供的支援，如果能支撐下去，便支撐下去，非逼不得已都不要裁員。我們呼籲僱主盡企業社會的責任，不要把暫時的經濟困難，轉嫁至僱員身上，否則對“打工仔女”很不公平。

主席，雖然政府推出了不少措施，但還有一項，我希望政府可以從善如流，那便是原議案提到的“豁免所有副食品市場、政府街市和商場的租金一季，豁免小販牌照費一年，降低經營民生食品商戶的經營費用”。

小販、街市等小本經營，其實是中小企業之中的最低階層，這些小本經營，如果要申請政府的支援措施，根本無從入手，因為即使政府肯擔保，銀行也未必會借貸給這些最基層的小本經營者。所以，當局協助他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免牌費和大幅減租。現在以政府轄下六十多個市政街市來說，它們租金凍結期的措施至明年年中便會完結。面對經營困難，最能幫助它們的，便是政府大幅減租。

再者，近年來，新競投街市的租戶的租金比原先獲得凍結租金的租戶相差達一倍至一倍半，甚至兩倍，實在難以經營下去。因此，希望政

府在制訂豁免租金及凍結租金政策時，必須考慮這些新加入經營街市的租戶。

另一方面，我促請政府盡快推出檢討小販牌照的重發及管理的政策，因為現時很多小本經營者正等待政府檢討政策的結果。例如原有30個冰凍甜點的小販牌照，即售賣雪糕的那些小販，現時只剩下28個，如果政府遲遲不進行檢討，這帶着香港集體回憶的行業可能會被淹沒。

再者，政府就9個香煙檔的牌照問題亦處理失當，未能解決它們的問題，所以我希望政府關注這些小本經營，從速進行檢討，使它們也可解決生存的出路。多謝主席。

何鍾泰議員：主席，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一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份。據本港本年中的相關統計數字顯示，本港有超過26萬家的中小企業，佔本地企業總數的98%，並且為超過120萬人提供就業機會，約佔香港總就業人數的五成。

自金融海嘯在本年9月席捲全球後，本港的中小企業正面對空前的危機。首先，金融海嘯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已漸漸浮現，需求減少，市場萎縮，中小企業正面臨嚴峻的經營環境。另一方面，金融海嘯爆發後，金融機構及銀行都收緊信貸，使中小企業在融資上遇上很大的問題，可說是雪上加霜。

為解決融資困難的問題，香港金融管理局早前推出了兩項優化措施向銀行提供低成本資金，以增加銀行體系的總結餘。雖然銀行體系的資金也因此而得到紓緩，但銀行為減少風險，仍不願放寬對中小企業的貸款。

為針對這個問題，政府在本周初宣布推出進一步的措施，第一，就是設立一個100億元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政府的信貸保證會高達70%。第二，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會靈活及彈性處理中小企業的出口信用保險申請，並加大保額，亦會提高6個新興市場的承保限額。此外，香港貿易發展局也撥款1.2億元，協助本港中小企業尋找海外買家。對於以上的措施，本人是十分支持，但政府仍有必要推出其他協助中小企業的措施。

近期，不少港商在內地經營遇上極大的困難，其中大部份都是中小企業，本人希望政府能加強與中央相關部委和各級省市政府的聯繫，研

究如何盡快推出有效措施協助這些港資企業度過難關。如果這些公司倒閉，不止會影響香港的職員，他們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內所僱用的大量員工亦會失去工作，影響深遠。

政府在推出相關協助中小企業的措施中，也有必要加強對一些從事內需市場的行業，包括服務業的支援。以本人熟悉的建造業為例，當中不少工程公司，無論是設計、施工或物料供應，都是中小企業，這些公司也僱用不少人手。

特區政府在推出工務工程方面，應盡量作出適當的安排，增加他們機會參與相關工程。過往，不少的大型基建項目，由於行政上的方便，都是透過超大型的工程合約批出，只能令三數大規模的顧問公司及工程公司受惠。有見及此，本人多次促請特區政府不應過份着眼於行政上的方便，盡量將工程透過較小規模的合約批出，使更多的中小型公司也有機會參與。此外，特區政府應加推一些中、小型工程項目，包括一些基建維修及環境改善的工程，令更多的中小型工程公司受惠。政府也應簡化付款予承包政府工程的中小型公司的程序，使他們能夠在完成工程後，盡快收到款項，有助他們解決資金周轉的問題。

正如政府先前就金融海嘯所作的預警，表示最壞的時刻仍未來臨。政府實有必要繼續密切監察本港經濟的發展形勢及其對中小企業的影響，繼續推出相關的支援措施，協助本港中小企業度過難關，以求穩定本港的經濟。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覺得應該支持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但我也希望政府會有更多措施支持工人。我不知道為何還未輪到工人，政府已先後救了銀行和中小企業，但卻仍未輪到工人。我很心急，但這不是副局長的職權範圍。不過，我會繼續爭取。

即使要救中小企業，但我也希望中小企業在得救之餘，也會尊重香港現時的勞工法例，以及不要將危機轉嫁工人身上，尤其是大企業最喜歡牽頭做這種事情。經濟機遇委員會看到勢色不對，便立即裁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每次有風吹草動，企業很多時候便會轉嫁危機。我不希望看到這種情況，反而希望看到大家和衷合作以推動香港經濟，讓所有人就業。所以，我也會支持政府協助中小企業。

關於政府協助中小企業方面，我曾在此說過，曾俊華不應該要求勞資雙方共度時艱，因為要跟市民共度時艱的不是勞資雙方，而是地產

商。我很高興看到劉吳惠蘭局長呼籲領匯和地產商減租，因為“出口術”總比甚麼也不做好，儘管它們可能最後也是獨大，愛理不理。

不過，最“離譜”的要算是領匯了。領匯剛公布去年的成績表，物業收入淨額增加了8.5%，投資領匯的人將會有錢分，但領匯的租戶便慘了。剛續約的租金增加了26%，而去年續約的租金則增加了13.9%，即是說今年的增幅是26%，而去年則是13.9%。試想想那些租戶在這兩年來是怎樣捱的呢？現時每平方呎的租金平均為26.8元，增加了9.8%，接近一成。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領匯差不多是瀕臨失控的局面，只管拼命加租，租戶根本無法經營。領匯真的是很惡，心想這個租戶不續約，也有很多人願意承租，所以即使空置率增加(現時的空置率已很明顯增加了)也不打緊，依然維持租金高昂。

另一方面，領匯也當政府不存在。政府剛作出呼籲，領匯卻毫無反應，對於記者問到會否減租，一概不回答、支吾以對、敷衍了事。所以，我們也說，製造了領匯這頭怪獸，到頭來受害的是商戶，連市民也受害，因為商戶最終亦會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我希望政府繼續跟領匯商討，我不知道還有些甚麼方法，但只是寫一封信是不足夠的，可能真的要當面要求它不要做得這麼絕。不單領匯要共度時艱，地產商也要共度時艱，希望政府利用更多渠道發放這消息。

主席，第二件事是關於銀行的。我最近接獲一些中小企業投訴銀行增加貸款利率。現在全世界也在減息，金管局也在減息，但銀行卻把利率由P+1.5%調高至P+3%。有關的中小企業告訴我，本身過去的還款紀錄良好，但銀行卻不理會。儘管政府說要“放水”、要較寬鬆地貸款，但銀行卻提高利率。所以，銀行並沒有與香港的中小企業共度時艱。不管我們如何幫助它們，如何注資，銀行始終無動於中。

主席，另一方面，我亦希望政府在某些事情上可以鬆綁。其實，每個政府也有些官僚系統會導致成本增加。我有一個例子可供政府考慮。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園藝招標一向要求承判商購買保險，但有中小企業對我說，它本身已有購買保險，為甚麼替政府做事又要多購一份保險，即共兩份保險呢？政府當然說是為了加強保障，但老實說，購買兩份保險也是多餘的，因為在有問題發生時，始終也會向那些園藝承判商追討，而最後它們也是要賠償的。所以，這只會令保險公司受惠，但卻加重了承判商的成本，在這方面是否可以做些工夫呢？我相信這些例子多不勝數，政府真的要看看可否減輕中小企業這方面的成本。

主席，最後我想談談今天的一些修正案。職工盟會反對黃定光的修正案，它最大的問題是把國內的勞動法加在其中，說要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我覺得香港的廠商沒有理由要求中央政府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把本身的困難轉嫁內地工人。中國政府籌備《勞動合同法》多年，大家都知道行將實施。中央政府在整個經濟規劃中，很希望內地有更多經濟轉型，以從事高增值項目，因為高增值可以為整個經濟賺取更多收入。可是，如果香港廠商追不上潮流，最終也會被淘汰。因此，不應該在這過程中要求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令勞工受害。我呼籲大家反對黃定光議員在這方面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梁君彥議員：主席，在這數星期以來，立法會內不同黨派、不同背景的議員均表態，希望政府在這個非常時期，推出不同的措施扶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對抗金融海嘯帶來的沖擊。

對於星期一政府公布兩項幫助中小企業的新措施，我表示歡迎，相信這些措施對小型企業，特別是零售及飲食業會有很大幫助。我期望立法會各位議員急事急辦，盡快通過撥款，減輕中小企業在聖誕及新年期間面對的龐大資金周轉壓力。當局提高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的保額至300億元，雖然與香港工業總會（“工總”）建議的500億元有一段距離，但也為中小企業提供了多些保障，當局又建議給新興市場更高保額。措施回應了業界要求，給予銀行額外保障，令他們可以繼續借錢給企業。政府亦響應工總所說，在非常時期，要用強而有力的政府行為，盡量將市場失衡情況扶正。下一步，我希望當局修改《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令非出口行業也可以受惠。

主席，現在政府已做了很多工作令銀行資金鬆動，銀行也應該為整體香港經濟出力，重新做好企業借貸，對有良好信貸紀錄的企業發放貸款。

在過去1個月，我與工總也收到很多中小企業的電話，指銀行收緊信貸，新客戶或新做貸款都不批，正在申請信貸的，就因為銀行“落雨收遮”，被銀行短時間內減少貸款額。工總在上個月已去信特首和財政司司長，重申銀行收緊信貸會危及整體經濟及市民就業，建議調整信保機制。工總高層亦與多間大型銀行，例如滙豐、恒生、中銀等會面，反映會員的困難，要求銀行方面對紀錄良好，又有抵押的企業恢復信貸。企業信貸並不是“無底深潭”，投下石頭後，便一去無回頭；相反，企業與銀行應該同舟共濟，銀行在企業艱難時提供借貸，便可以吸納企業成為長期客戶。

如果政府兩項新招數均不見效，我認為林健鋒議員提出參考英國的做法，注資入銀行，訂明專做中小企業貸款，是可行的。

世界各地都減息來刺激經濟，金管局亦跟隨將貼現率減低1個百分點，令銀行資金充裕及成本下降，在這情況下，銀行也應該將利率下調，紓緩企業和供樓人士的壓力，帶動消費，刺激經濟。政府為借貸提供七成擔保，銀行在風險減少下，也應該在息口上反映出來；政府和金管局也應該盡快推出措施，促使利率下降。

主席，工業界很多同業都是中港兩邊走，在企業融資上，內地政府和銀行都可以幫上一把。上星期，工總去信溫家寶總理，反映港商的困難及提出一系列建議。到了星期天，溫總理公布的措施便照顧了我們，在改革增值稅方面，允許企業抵扣新買入設備的增值稅，進口設備亦免徵增值稅，外資企業採購國產設備亦可以免收增值稅，大大減低我們的負擔。

主席，工總對中小企業提供的協助並不是單得個“講”字，我和工總的領導層多次北上，與內地官員溝通。我們到東莞會見當地官員多次後，在星期二，東莞市政府因應我們的關注，前來香港解說最新30億元支援措施。星期一，我和工總主席及領導層，到惠州見市領導和主要銀行的行長，重申在當地港商的經營情況，提出一系列建議。我很高興此行得到惠州市領導正面回應，並且表示會在短時間之內推出一系列的措施，將收費減得就減，免得就免。我覺得這做法值得特區政府仿效。內地銀行的行長亦答應支持內地港資中小企業，在貸款上給予與內地企業相同的條件。

有貸款不一定可以支撐得住一盤生意，還要有客買貨才可以幫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上星期，我在貿發局財委會提出由局方撥出1億元，政府撥出2億元為企業找買家，特別要吸引新興市場內有潛質的買家來香港。我很高興，貿發局很迅速地宣布撥款1.2億元，幫助中小企業找多些海外買家，包括用8,000萬元推出機票及酒店參展套餐，資助俄羅斯、東歐等地買家來港參觀展覽會。我預計這1.2億元可以帶來額外3萬個海外買家，他們除了落定單，更會即時帶來3.6億元額外商機給香港。我希望政府能盡快“加碼”，便可以將這個數字推高。

主席，溫總理剛在星期天宣布推出10招，共4萬億元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又說明擴大投資“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中央政府有如此大魄力，而特區政府雖然有新政策推出，但顯然招數少，力度弱。我知道政府這兩天也有與業界保持聯絡，跟進最新情況，

希望政府可以做得更快、更大力度，不要在他人都已出了招的時候，我們還只是在“紮馬”。多謝主席。

林大輝議員：主席，近年，廠商會和我均不斷透過口頭意見、會面方式及書面建議向政府，特別是司局長，反映我們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業界的問題及困難。雖然政府的反應不大積極，但我也很多謝他們很細心聆聽我們的問題。我相信對於我們現時面對的困難和處境，政府應該心中有數，也知道我們中小企業正處於一個掙扎求存、前路茫茫的情況。

當然，這次金融海嘯令整個業界雪上加霜、百上加斤。銀行收緊信貸、閘水喉，我們在接單方面也有困難。其實，整個中小企業界已瀰漫着一種悲觀的情緒，員工也有一種末日的心態，我相信政府是很清楚的。政府在本月或上月三番四次召開一些大型的高峰會議，跟商會及議員會面，聽取我們的意見。相信我們已給予政府很充份的資料，也提供了很多建議，廠商會亦給予政府書面建議。我相信政府已想出應對的政策，如果在我們提供這麼多意見和資料後，政府仍然想不出政策，是沒有理由的。我認為政府現在仍未能下重藥的原因，是政府沒有膽量行事，畏首畏尾，害怕有人批評這是浪費或濫用公帑。其實，我上次已經說過，在非常時期，一定要下重藥，而且拯救香港的中小企業，等於拯救香港中下階層的市民。事實上，香港中下階層的市民大部份受僱於中小企業，如果中小企業不穩，失業率一定會增加，市民一定會受害。因此，這是一個全民的計劃，並非只拯救中小企業，而且是拯救中下階層的市民。政府一定要按照溫總理施政的大方向，落重藥拯救中小企業。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政府推出兩項新措施，昨天又提出一個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的措施，我及廠商會均表歡迎。然而，我覺得力度仍有不足，特別是在執行細則方面，令整件事情不夠靈活。我相信不會有很多人敢有膽量申請借貸。舉例來說，我很清楚政府恐怕有人會濫用這些借貸，我也同意，每個行業均有害羣之馬，當然，我們中小企業不多，但在防止濫用的措施方面，要平衡一點。例如政府要求東主或股東提出私人擔保，現時所有中小企業的東主也未必願意繼續經營，政府還要求他們提供私人擔保，在這情況下，當他們生意失敗後，不但要破產，甚至隨時會入獄。有一位局長告訴我，外面有些銀

行要求他們的子女也要承擔責任，這真的令我大吃一驚。現在中小企業的東主也未必想借貸，更遑論在借貸後可能會破產。所以，這些防止濫用的措施是用得不好的。

第二，這措施只適合小企業，政府不應稱它為“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應該只針對小企業，因為100萬元對中企業根本完全是杯水車薪，沒有意思的。其實，我也不明白政府為何不在原本的基礎上，即原本的600萬元的貸款計劃中加以改良，例如為開首的100萬元提供保障便可，為何還要特別推出一項新計劃，而新計劃只有小企業能受惠？我實在弄不清楚。

例如政府昨天提高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為6個新興市場提供的保額，但其他9個卻沒有提及。事實上，我可以告訴大家，很多人正在該9個市場營商，這是否代表該9個市場有風險，所以政府不提供擔保呢？我希望政府能交代清楚。

我很同意“達叔”經常說的一句話，便是做事要做實事。政府今天一定要對症下藥，不要製造這麼多金剛圈，以致政府雖然推出了一些計劃協助中小企業借貸，但最後卻令人沒膽量申請，這不是實際的做法。實際的做法是在審批過程中加強監管、多作審查，讓中小企業放心申請借貸，免得他們在借貸後不但破產，還要入獄。

還有一點是我多次提及的，便是政府應對某些稅項及收費可暫緩便暫緩，可減免便減免。很多議員也建議暫緩預繳稅1年，大家已forecast明年不會有很多盈利，為甚麼還要繳交預繳稅？此外，今年的利得稅又可否分期付款，以幫助他們度過難關？下個月是12月，員工要“出雙糧”了；1月份便過年了，香港的中小企業大部份都是由華人或香港人經營，他們習慣在年底之前支付所有應付的帳項，這會出現很嚴重的流動資金問題。因此，政府的收費可否暫緩，好讓中小企業先繳清外面的帳項？否則整個供應鏈便會遭破壞，甚至折斷，因為現在大家互相不敢放帳，連銀行也不敢放帳給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之間也未必敢放帳，導致民心大亂，大家均處於互不信任的階段。政府一定要相信中小企業，借錢給他們經營，無須他們“上身”。大家要互信，共度難關。現在不單要有硬件的支援，也須提供軟件的支援，軟件便是信心，令中小企業有信心繼續經營，令他們覺得有前景，特別是年青一輩的中小企業，政府更要扶助他們，否則，香港便沒有將來了。

我支持今天所有議案及修正案，因為我覺得所有議案及修正案均可以幫助中小企業。

黃國健議員：代理主席，面對全球金融海嘯，本港二十多萬家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現時面對很大壓力。全球經濟逆轉，中小企業生意不但大減，而且銀行又收緊信貸，催促這些中小企業還款。代理主席，本港中小企業一旦捱不住，以致結業清盤時，連這些公司的僱員也會遭殃；而中小企業一旦出現倒閉潮，屆時本港的失業問題亦會產生惡性連鎖反應，事關在中小企業工作的就業人口在本港有百多萬人。因此，站在勞工的立場出發，工聯會認為政府應盡力協助中小企業，讓他們度過難關。這樣既能保存本港經濟，同時亦可保障工人就業。

雖然在這個多月以來，政府推出一些措施，為中小企業信貸市場提供100億元貸款額及七成信貸保證，以及增加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的承保能力，而在較早之前，貿易發展局亦已宣布用1.2億元資助中小企業開拓市場、香港金融管理局也決定將有抵押有期貨款利率下調。

對於政府從信貸、保險、市場推廣等方面支援，我們表示歡迎，亦期望政府繼續緊貼經濟環境變化，適時推出更多措施協助中小企業。不過，我希望指出，現時中小企業的問題很大程度是出於銀行不願借錢，令中小企業因周轉不靈而倒閉，因此政府應針對此問題採取手段，令銀行願意借錢給中小企業周轉。

代理主席，在這段期間，有聲音要求暫停就最低工資立法，指在現時的經濟環境立法，會加重僱主的負擔，削減香港競爭力等。我們完全不同意這種看法。大家要明白，最低工資是勞工最基本的工資保障，目的是讓基層工人可透過勞動來維持最基本、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勞動階層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於面對可見的艱難時期，現時正正是我們要保障基層工人的時候，事關有部份無良僱主往往看準經濟差、基層勞工怕失業、沒有議價能力，要保飯碗的心態加重來剝削、壓榨基層工人。我們工會近日已不斷收到新的個案，有些是指食肆要求工人九折支薪、有些公司則拖欠工資、另外有些是在續約時將工資壓得低至不合理水平等。

代理主席，工聯會完全明白中小企業以至商界在金融海嘯下面對的困難，而身為僱員，我們的“打工仔女”其實也是與老闆“坐埋同一條船”的。所以我們支持政府支援中小企業，減輕他們的負擔。可是，我反對僱主以剝削員工、叫停最低工資來應付金融海嘯。因為這等同船隻在海上遇到狂風巨浪時，船長把船員推下海來自救，這樣可行嗎？到頭來最終難逃唇亡齒寒的下場。因此，面對金融海嘯的挑戰，我呼籲中小企業僱主要與員工共同進退，而不是“諗縮數”怎樣剝削僱員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代理主席，最低工資不是洪水猛獸，我們的立法進度只在起步的階段，往後勞資雙方仍要收集數據，討論交流來制訂工資水平及最低工資機制，成事都要一段時間。因此，我不希望商界以這一刻的經濟困境為由來推翻最低工資。

對於方剛議員的議案和其他修正案，除了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之外，我們大部份都是支持的。因為黃議員在他修正案的第十點中提到要內地政府向本港中小企業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工聯會對此不能贊成。我們認為國內的《勞動合同法》，目的是保障工人權益，使內地不會成為無良僱主的血汗工廠。因此，工聯會難以支持這項修正案。當然，對於黃定光議員修正案的其他部份，我們其實也是支持的，只可惜由於這個理由，我們沒辦法支持他的修正案。當然，如果有港商認為內地《勞動合同法》有灰色地帶，港府是可以向內地反映，請中央政府釐清有關條文，完善《勞動合同法》的。但是，我們不認為暫緩是可取的措施。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長期以來是香港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他們不但為世界各地提供各類出入口貿易服務，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生產和銷售服務，更滿足港人生活各環節的需要。此外，香港的中小企業超過26萬家，佔本港商業單位總數98%以上，為超過120萬人提供就業機會，養活了不少港人。

雖然中小企業在香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亦因為他們每個個體只是中小規模，遇有困難時，往往孤立無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影響逐漸波及香港市場，市場運轉速度開始放緩，而銀行卻第一時間不聲不響地收緊銀根，令中小企業面對經營困難的同時，融資出現很大問題。勢孤力弱的中小企業苦無對策，只好坐以待斃。最近，中小企業終於按耐不住，民建聯早前帶同一羣中小企業經營者到政府總部和中聯辦請願，反映他們的困難和訴求，我們並提出了多項建議：

- 呼籲商戶業主調整租金，使租戶得以延長生命、度過難關；
- 與銀行商討及制訂措施，促使銀行維持企業原來信貸額不變；
- 提高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中政府的保證額，將100萬元或以下的政府保證額由目前的50%提高至90%，以增加銀行對中小企業借貸的信心；

- 促使銀行繼續向中小企業提供信用證抵押；
- 促使銀行向商戶提供的信用卡服務，結算期回復至2至3天；
- 我們更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部份條例；
- 內地銀行貸款條件及利息應與內地企業一樣；
- 全面放寬及協助企業發展內銷市場；及
- 當然，我們也要求內地政府把部份稅費減免。

這兩天，我們看到特區政府應我們的要求作出了正面的對應，例如行政長官前往東莞親自瞭解港商的困難，向中央政府提出我們的訴求，而政府亦致函呼籲各大商業樓宇業主及領匯減租。民建聯對此表示歡迎，並期望我們的努力可以為中小企業度過金融海嘯帶來實效。

代理主席，政府最近推出新貸款計劃支援中小企業，願意為貸款機構提供七成借貸擔保，我們歡迎政府繼續推出這類優惠政策，推動銀行鬆開銀根，亦期望銀行從善如流批出貸款，從而扶助中小企業度過目前借貸困難的關口。不過，現時借貸的主動權仍在銀行手上，對中小企業借貸仍有掣肘。我曾接過一宗中小企業求助個案，這位製造商年齡剛好超過65歲，因為銀行拒絕借貸，導致他的一批貨物惟有存放在倉庫內，無法獲得資金周轉，我們覺得銀行應該可以就具體情況靈活地作具體的考慮。

代理主席，除了融資貸款難關外，中小企業同時面對內需不足、定單少的困局。中央政府早前提出擴大內需，是抗衡經濟下滑的重要手段。不少中小企業也慨歎，即使能夠融資，但沒有足夠定單也是沒有意思的。雖然內需受制於經濟大環境，但政府仍可透過深化兩岸四地的經濟合作，為中小企業擴大產品需求，例如可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牽頭，加強協助企業前往新興市場發掘商機，促進內銷，並提供各種優惠，以減輕定單減少對中小企業的影響。

另一方面，政府亦可藉降低經營成本，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包括寬免差餉、牌費、凍結或降低各項與工商業有關的公共服務收費、簡化及加快食肆及工程的發牌程序，以及放寬工業用地用途，吸引工業回流香港等。

中小企業在金融海嘯下顯得勢孤力弱。面對激烈的全球化競爭，單打獨鬥已不足以提升有效競爭。政府更可考慮以系統性策略，長期推行跨行業的生產及技術研究，引入策略聯盟，集合各合作夥伴的優勢，取長補短，增加生產力、降低成本、改良品質、開拓市場、提升管理能力，以協助中小企業在經濟低迷下團結自救。

代理主席，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將原議案重要的多項信貸融資措施刪除，提出的理由又非常牽強，因此，我們是不會接受的。我們支持原議案及其他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張國柱議員：代理主席，近日接二連三有公司倒閉，上市公司也好、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也好、甚至超級市場的菜檔也好，通通被金融海嘯捲走，每天都看見有人要向勞工處求助，我看到最慘的莫過於一些酒樓的員工，以為自己如常上班，回到酒樓時才發現老闆已經“拉閘”，惟有向勞工處求助。今天的議案是關於政府投放更多資源支援中小企業，但其實中小企業及中下階層是唇齒相依的，所以我支持今天的議案及一些修正案。不過，我亦希望，中小企業老闆得到政府的援助之後，不要忘記在他們公司中有很多默默耕耘的基層員工。

我知道很多中小企業面對困難時會將損失或風險轉嫁員工，觀乎現在的裁員潮，地產公司及銀行“炒人”絕不手軟，有大公司主席卻以保住整間公司為理由來犧牲部份員工。記得有中小企業代表在不久前在這個議事廳埋怨銀行“落雨收遮”，收緊對他們的信貸，我在此希望他們不會“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遇到困難便裁員，連累了一羣“打工仔”。

代理主席，農曆年關將至，未來兩個月是銀行與企業追數的高峰期，亦是企業倒閉的高危期，如果中小企業倒下來，基層很多時候便會被犧牲，所以中小企業是有需要被保護的。我看到政府已從善如流，在星期一宣布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幫助中小企業，我們在未開始辯論時，當局已將中小企業的信貸保證計劃中的信貸擔保提高至70%，對銀行方面政府不斷“放水”，令銀行有減息的空間，可見在商界，政府已做了很多工夫。但是，現時失業人數越來越多，令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及綜援的安全網不斷受壓，政府挽救中小企業的同時，對基層有否同樣“慷慨”呢？不要因財赤問題而縮減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

我希望每位老闆，特別是酒樓和食肆的老闆，要與夥計共度時艱，不要動輒“拉閘”，留下一羣被拖欠薪金、代通知金及遣散費的員工。最

後，我對黃定光議員提出的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部份條款表示反對。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葉國謙議員：代理主席，自從金融海嘯爆發以來，各地政府均紛紛提出及推出救市措施。這些措施力求解救的，不外乎二者：一是金融市場，二是實體經濟。但是，在金融海嘯越演越烈的情況下，特區政府遲遲未能推出強而有力的救市措施，我們可以看到，金融海嘯的影響，已由金融市場迅速蔓延至各行各業。

有飲食界人士表示，在經濟不景及食物價格高企的雙重打擊下，今年聖誕節至新年期間這個傳統旺季，無論是提供餐飲到會的公司、酒店或酒樓，都預期生意較去年同期下降兩至三成。飲食業的困境其實正是實體經濟受到沖擊的縮影。

正如剛才很多同事指出，據統計資料顯示，目前香港的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超過26萬家，提供120萬個就業機會。其中，從事批發、零售、飲食及酒店業務的公司有六萬多間，提供接近30萬個工作機會。

中小企業因為規模細小，經營彈性較低，因此在今次金融海嘯中，往往成為重災區。它們面對的，並不是市場自然升跌所形成的風險，而是源自金融海嘯產生的系統危機。所以，港府必須結合政府多個部門的資源及能力，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否則，如果中小企業相繼倒閉或裁員，將導致數以萬計的“打工仔”飯碗不保。

環視鄰近國家及地區，早已紛紛推出一連串實質的救市措施。例如跟香港並列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已經一浪接一浪地推出扶助中小企業措施。南韓繼上月推出相等於1,147億港元的刺激經濟方案後，又再宣布總值846億港元的新一輪刺激經濟方案。在新增撥款中的276億港元將用於擴大基建，180億港元將用作稅務優惠。政府亦提供78億港元給國有銀行，透過它們向中小企業及出口商貸款。然而，特區政府卻姍姍來遲，終於在本星期一宣布設立100億元中小企業信貸基金，紓緩中小企業現時融資困難的壓力。此外，政府亦會向中小企業提供50萬元備用可循環貸款，並提供七成的信貸保額，以紓緩中小企業資金緊絀的情況。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會為新興市場提供較高的保額，信保局的最高承保額，由150億元，增至300億元。這都是特區政府推出的措施。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事實上，特區政府可以做得更多。現時銀行為求自保，紛紛門緊水喉，即使特區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保障至七成，相信亦有銀行仍然拒絕借出款項，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參考2003年SARS爆發時的做法，由政府為有困難的行業提供100%的信貸擔保，並將信保局的承保範圍及比例進一步擴大。

此外，傳統上，每年第四季都是歐美市場採購的高峰期，本港廠家在這段時間承接明年春季的定單，但金融海嘯打擊歐美市場消費意欲，所以港商今年接單情況很慘淡，令中小企業的業務無以為繼。事實上，某些地區仍然保持一定經濟實力，市場上仍然有其他可供拓展的新買家和新市場。不過，中小企業礙於資金有限，資訊不足，要開拓新市場，建立新的貿易關係，必須由政府牽頭帶領，搭橋鋪路，成立一個支援中小企業及振興經濟持續發展的跨部門工作小組，負責研究及推行支援中小企業的政策及制訂刺激經濟的措施，讓中小企業得以維持經營。我們覺得這是政府未來的工作重點。

最後，我很希望政府能拿出辦法來支援中小企業。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湯家驊議員：主席，立法會選舉時，我在沙田區認識了一位伍先生，他當時前來找我幫忙解決一些屋苑的管理問題。解決問題以後兩個月，伍先生又再找我，這次原來牽涉到他的生計問題。

主席，伍先生是個從事建築材料生意的小東主，他的公司在香港約聘請了十二三名員工，在內地亦有五十多名員工。在年初香港經濟好景的時候，他在香港的廠房加租25%，誰知道9月份發生金融海嘯，他公司的定單一下子減少了40%，導致資金周轉出現相當困難。他嘗試過找銀行作加額貸款，但銀行大都“耍手擰頭”，因為他們這些小企業一般只能以“磚頭”作為抵押品，但銀行眼見現時樓市不景，對於像伍先生這些小企業的東主，在尋找資金周轉上一般是非常困難。伍先生告訴我，如果再過幾個月情況仍然持續，他便沒有其他方法，只可以裁員。

主席，現時香港98%的企業為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受僱於中小企業的人數接近150萬人，這個數目佔了本地總就業人口的一半。雖然在施政報告中特首對中小企業所面對的情況隻字不提，但礙於龐大的輿論壓力，中小企業所面對的壓力其實是有目共睹的。在金融海嘯之下，現時中小企業面對主要3項困難：（一）資金周轉困難；（二）高昂的租金；及（三）內地新出台的勞動法規。這3項困難令中小企業的生產成本接連增加。

主席，對於第一項的困難，特區政府在短時間內推出多項為中小企業解決信貸問題的措施，政府反應之快是值得嘉許的。但是，這些措施的成效如何，則仍然有待考證，正如剛才我所提及的伍先生為例，他在前天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公布之後，立即前往相熟的銀行詢問能否有轉機，但所得到的答案仍是否定的，仍然得不到借貸。當然，銀行是資金的掌控者，他們“落雨收遮”，對香港中小企業面對困難至為關鍵，問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在過去數星期已經多次催促銀行不要“一刀切”收緊信貸，如果今次推出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仍然並不奏效的話，我希望特區政府能提出更迫切、更到位的措施幫助中小企業。

其實，政府除了增加擔保人的信貸擔保額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加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心，這種做法可以分為兩方面：第一，增加本地市場對中小企業營運及企業健康狀況的認識；及第二，將這些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透過不同形式分散。我們覺得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的業務範圍擴張，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事實上，信保局有一個優勢，就是它本身已經存在一批為數不少的與本港有貿易往來的外地公司的信用紀錄系統，在這個系統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發展一套本地的信用紀錄系統，以協助本地的中小企業除了在進行交易時得到保障外，同時亦增加銀行信心。中小企業亦可以依靠這套信貸紀錄作為融資時的憑據，增加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認識和信心。

此外，政府亦應立即縮短所有與政府及公營機構有業務來往的外判商的找數期，加快承接政府工程外判商的資金流動，讓中小企業資金得以及時周轉。

對於許多中小企業來說，高昂租金仍然是經營困難的主要敵人。在這方面，政府必先為其轄下的街市及商場減免租金，以起帶頭作用，帶動其他大地產商減租。事實上，領匯轄下的商場是個最頭痛的問題，很多同事剛才也曾說過，零售商會的數字顯示，自今年9月商鋪的營業額已經急速下跌25%，截至今年7月為止，新界東已有兩個屋苑的街市，將軍澳的彩明街市及沙田的愉翠苑已經罷市反加租，其中愉翠苑的租金加幅竟然高達三倍，這與我們的經濟情況完全反其道而行。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盡快介入，以防止領匯逆市加租。領匯作為香港屋邨商場的最大業主，其社會責任是不容逃避的。

至於我剛才所說的第三個困難，其實也有同事提及，甚至在修正案內也提出可否要求內地法例暫緩執行。主席，在這方面，第一，我覺得這不是我們的政府可以做得到的；及第二，在非常時期要求法例暫緩執行，亦有違法治精神。我反而覺得香港應該效法英國政府在金融海嘯發

生後的做法，為在內地有業務的港資企業提供免費的“公司健康專業意見服務”，為中小企業如何適應內地的新《勞動合同法》提出一些協助的措施。

主席，我必須在發言時限完結之前說一說公民黨對各項修正案的看法。主席，我們不能接受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把3項最重要的、而其中之一已實行的措施刪除，我覺得這個立場是錯誤的。

主席，對於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我們不可以認同要求政府作出100%的信貸擔保，我們覺得這是非常危險，對於公帑的運用亦非恰當的處理。我剛才提過他對於《勞動合同法》的看法，我們亦不完全認同，主席，由於這些理由，我們覺得很難支持黃定光議員及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但對於原議案及其他修正案，我們是支持的。多謝主席。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今天不會再問你是否共產黨員，不過，這與我的發言是有關的。我記得我小時候讀《毛澤東選集》，第一篇便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當中有一句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然後繼續說下去。

今天我們是救市還是救人呢？誰應該在經濟危機中犧牲，救回一些以前被他所害的人呢？便是討論的本題。現在我們面對着市場，像面對着一個垂死的病人般，藥石亂投，不分是非黑白。本會大部份的議員，如果跟財團有關係的，便促請政府拿錢出來先救財團。在救了財團後，財團死不了、不會虛脫，便用滴漏原理——這是列根最擅長的——先救了大的，即使他撒一泡尿給你喝，你也不會渴死的。我們永遠周而復始地製造出bubble，在bubble已經“玩完”了，要“死人”的時候，便永遠會先救製造bubble的人。

我們有一個稱為金管局的機構，據稱是類同中央銀行——是它自稱的，條例也是這樣寫——但我們沒有一項法例規管它，只有貨幣管理局的條例。說來說去，其實只是監察港元的上落，工作是很容易的，任志剛在看到有人買了很多港元時，他使用外匯購買那些貨幣而已。利率方面，則是跟隨美國的，其實是不用做事的。但是，我們沒有一間真的可以利用槓桿原理的中央銀行——不是用來炒賣，而是用來救一些行業。我們沒有這項政策，但國內是有的，交通銀行以前是國民黨利用來進行交通方面的融資的，還有鹽業銀行等。不過，現在全都變成一樣了，這是路人皆知的。所謂國有財產，現在全都沒有了，都是用來炒賣，再不會融資進行交通事務了。

我們在談甚麼呢？民建聯最無耻，真的沒有說錯。為甚麼呢？國內的工人階級兄弟，捱了這麼多年，沒有勞動法的保障，辛辛苦苦造就了一個大泡沫。現在國內的中央政府覺得不保障他們是不行的，會發生動亂，但民建聯說，因為要救中小企業，所以不要實行這些法例，我真的恕難苟同。民建聯現在越來越像國民黨的蔣介石，從左邊來，便由右派一掌摑到左派的臉上，從右邊來，便由左派一掌摑到右派的臉上。

民建聯便是國民黨，自稱國民，其實並沒有階級立場。你們現在要犧牲國內的工人來救中小企業，是否有病呢？病得最慘的那些，便是被人laid off的那些。大家從大雪災事件中可看到，50萬人擠在車站，那些是犧牲者。中小企業被殺，是因為大財團殺它們，是工人殺它們嗎？中小企業的問題，來自向中小企業剝削的3座大山，即銀行、地產商……要制裁那些人，要那些人拿錢出來救它們，而不是拿工人的血汗錢來救他們。所以，我不能同意民建聯的說法，所以，我不能不說民建聯是最無耻的。

第二，我們現在藥石亂投，要政府百份之一百擔保，擔保甚麼呢？要替它找市場，要找到市場才能給予信貸。德國、韓國也是這樣做的，如果沒有市場，給予信貸有何作用呢？沒有錢，便要給他錢嗎？這是信貸局。要銀行貸款，也是沒有用的。日本曾出現過一間新東京銀行，但它也跨了台。

此外，香港涉及130萬人的中小企業正面對甚麼問題呢？是租金高昂。特區政府撤銷租管，令工人租屋也昂貴，成本當然會上漲了。還有甚麼昂貴呢？是公用事業。公用事業正在吸血，為甚麼不向它們拿錢呢？政府應該徵收暴利稅、資產增值稅、累進利得稅來救人。為甚麼要用公帑救那些原本做了壞事的人？我不是說中小企業做了壞事，但它們是被這些人不停煎熬。

我反對領匯，在街上反對，卻被民建聯和工聯會指我害香港人。“食豬血，屙黑屎”，今天，就是他們支持的東西向中小企業施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分清楚。我們主張降低公用事業收費、減租金，讓中小企業能夠生存。我們要用信貸讓它們能做生意，而不是讓銀行取得優惠，找那些原本有錢的客戶再多借一點來炒賣樓宇。

任志剛不是中央銀行的行長，他是為金融資本主義做事。他是令我們沒有產業政策，或有產業政策也沒有金融槓桿來做事的原因。醒醒吧，沒有民主，便只有800個有錢人來害大家，包括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死亡，工人便死亡(計時器響起)……普選萬歲，民主萬歲。

主席：梁國雄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辯論的議題是“支援中小企業渡過金融海嘯”。

事實上，大家也有目共睹，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目前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我覺得，今天來討論，已經為時已晚，因為所謂金融海嘯為中小企業帶來的問題並非今天才出現，早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已經出現問題。但是，很可惜，即使施政報告洋洋數萬字——我沒有計算過——儘管也談及金融海嘯，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所謂的良方，來面對金融海嘯所帶來的影響。它只是告訴我們金融海嘯已經來臨，已經出現問題。主席，這反映出甚麼呢？反映出政府對這些問題愛莫能助，還是無能為力呢？我不知道。

我們今天提出這麼多項方案，不論方案孰好孰壞，大家也不斷的提出，但政府有否撫心自問，作為政府，它對這個問題是後知後覺，還是甚麼呢？為甚麼沒有提出一個良方供我們討論呢？其實，這“一籃子”方案並不應該由我們議員提出來的，作為一個有領導能力的政府，全觀我們整體經濟宏觀一面的時候，為甚麼不向我們提出這些方案，而要我們自行提出呢？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和可惜。

最可惜的是，政府到了今天仍然無法向我們提出“一籃子”的方案，看到政府做到的主要有兩個部份，其中一部份是借貸方面，剛才已提過是100億元，很多同事剛才也有提及。第二方面便是它做了“寫信佬”。主席，我真的感到十分悲哀，我們的政府做了“寫信佬”，寫信給機構，要求它們減租。最糟的是對方不給它臉子，例如領匯，局長昨天回答劉慧卿議員的質詢時表示，領匯完全沒有理會政府，連信也沒有回覆。在昨天的記者會上，甚至根本沒有談及這個問題。主席，我覺得這真的很丟臉，是很大的諷刺，也是很大的侮辱。

即使政府今天能夠解決這個所謂過渡的難關，政府也應該痛定思痛，考慮一下未來的全面發展才可，否則，不時出現這些問題，又要不時進行討論，所做的事卻並非全面性，所謂“斬腳趾避沙蟲”，只是避來避去，也不是辦法的。例如梁國雄議員剛才說，當我們多年前討論有關領匯出售商場和停車場問題的時候，我也表決反對的。我們看到這些問題是總有一天出現的，但我們的政府卻短視、功利，沒有考慮長遠的問題，所以便拱手相讓。好了，到今天問題出現了，它便求人，但很可惜，求人又怎樣呢？別人也不會理會。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在整個經濟領域上，我們不可以繼續採取這些所謂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理會，任由市場主導。我昨天聽到局長說仍然要堅持“大市場、小政府”，但這些原則和方針是必須作出調整的。這些問題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教訓，否則，我們將來出現另一個危機時又是這樣做，這並非辦法。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辯題可以引發我們的政府真正深切的反省，這是最想說的一句話，希望政府真的能夠聽得到。

大家也知道，中小企業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外銷貨品，另一方面則依靠內部消費來維持。外銷方面，正如很多同事剛才所說，首先要找到市場，如果找不到市場，沒有地方銷售貨品，即使有信貸也沒有用，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所以，政府應該積極開發市場，這是必須做的工作。至於怎樣做，政府真的要考慮，我不懂得怎樣做，但我希望看到政府就這方面下些工夫。

有關內部消費方面，我覺得政府真的要考慮一下。當我們今天的失業率不斷惡化，便反映出我們的消費能力不斷削弱，這對一些中小企業，例如消費者的行業，包括食肆、服裝等必然會出現問題。所以，在這個時候，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令失業率惡化，並考慮如何能令它穩定下來，甚至改善才可。否則，消費市場必然會更為收縮。這方面應怎樣做呢？

其實，在SARS期間，政府開創了很多所謂的扶貧職位，協助失業人士找到工作。只要有職業、有收入，他們便會有消費能力。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是重要的，因為這是一個連鎖關係，如果有更多人就業，內部的消費壓力便得以稍為紓緩。所以，政府要加大力度的，不僅是借貸方面撥出100億元那麼簡單，而是如何創造更多職位，這一點才是更重要的。沒有職位便沒有消費能力，沒有消費能力，內部經濟只會惡化下去。所以，我覺得這是現在的首要急務。如果不提供職位的話，是無法紓緩這壓力的。

我希望政府盡快回到像SARS那段期間般，除了考慮創造職位外，不要再外判了。我曾與數個部門談話，他們在這個時候還在考慮外判。其實，外判會引起很大問題，導致失業增加，令問題進一步惡化。

葉劉淑儀議員：在方剛議員提出了原議案後，多位同事都提出了不同的建議，修正他的原議案。我翻看各位同事的修正案，發覺大部份均是基於他們與業界的接觸、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運作的瞭解，或對勞

工界的需求而提出的，很多都值得我們支持。我只想提出數點，不知在剛才的辯論中其他議員有否提過，以供政府參考。

第一，很多同事說要開拓市場，我認為市場固然要開拓，但也要改良我們的產品，因為令我們的產品更具競爭力是很重要的。我用“產品”這個詞，是為了涵蓋products，涵蓋both goods and services。

讓我舉一個例子。以旅遊業來說，雖然謝議員現在不在會議廳，但他的好朋友詹議員在，或許由詹議員代他聽一聽吧。據我瞭解，以旅遊業來說，很多旅行社今時今日所提供的服務已沒有甚麼競爭力，仍然是由數個人在運作，替顧客代訂機票和酒店房間等。這類服務.....蘇局長，你曾經在北美洲居住，你也知道這類旅行社在北美洲是無法經營下去的了。現在我們訂機票是直接登上航空公司的網頁預訂，訂酒店則會登上expedia.com，即使租車或其他甚麼等，都可以在互聯網上辦妥。如果不提升產品競爭力，即使有市場，也是沒有用處的。

所以，我覺得雖然我們目前這項議題是辯論如何救火，協助他們應付金融危機，但希望政府也要留意，長遠而言，應如何鼓勵和協助中小企業提高他們使用信息科技的能力，擴大他們的市場，從而可以提供全球性服務，以及提高他們的人力資源質素，否則，他們便很難提供具競爭力的products。

如果要說很具特色的香港中小企業，那當然便是我們的食肆。我認為我們的食肆很具競爭力。以壽司為例，蘇局長，你曾在外國居住，應該知道以壽司來說，很多年青人都會說香港壽司店的產品最具特色，在加拿大也是吃不到的，雖然當地的三文魚很便宜、塊頭很大，但說到新鮮款式，香港的casual Japanese cuisine(日式便食)卻很受年青人愛戴和歡迎，這便是有競爭力、有創意。不過，他們面臨的困難是銀行“閃水喉”，以及多位同事剛才說過的租金過於昂貴。所以，我認為政府在考慮如何幫助中小企業時，也要把他們分門別類，看看他們所提供的是甚麼產品和行業。

此外，不知道剛才有沒有同事曾提出，便是政府可以幫助我們的中小企業跟國內的中小企業結合，大家多些交流，互相幫助。相信局長也知道，內地負責中小企業政策的是法改委和商務部。內地對中小企業的定義當然跟我們的定義很不同，以製造業來說，內地將聘用2 000人以下的企業稱為中小企業，但對我們來說，那已經是特大企業了。

內地的中小企業其實也很想跟我們的中小企業多打交道。我們的中小企業固然想走進內地市場，但他們則想走出來，而香港的中小企業擁

有的，是他們所沒有，便是對國際營商環境有更深的瞭解。由於香港本身較內地國際化，而我們的中小企業又慣於跟外國商戶打交道，所以便可以協助內地的中小企業走出去，而他們亦可協助我們打進內地市場。

香港的中小企業很難打進內地市場，原因是他們的資源太少，一個風浪便已支撐不了。此外，與台商協會相比——局長或許也知道，台商之所以有牙力在內地與當地的衙門打交道、討價還價，是因為他們很團結，有台商協會，但香港的中小企業卻沒有。在珠三角開始有，但很多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到內地拓展市場時，都蒙受很多冷眼。政府可以考慮一下這方面。

對於多位同事提出的修正案，我的回應是我跟多位已發言的同事一樣，不支持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的修正案刪除了中小企業現時很有需要的多項放寬信貸安排。

至於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我認為並沒有甚麼大問題，因為他不是要求人大修改或撤回《勞動合同法》，他只是要求暫緩實施部份條款。我們知道，《勞動合同法》內很多條款的確不單為香港的中小企業，成為內地的中小企業，甚至內地的大型企業帶來很大問題。例如有關超時工作的限制及補薪安排，令我們的中小企業……內地的香港中小企業其實不單是製造業，還有一些是做軟件外包的，他們須於7天24小時工作，晚上接來自歐美的定單，例如保險單、醫療單，以便進行coding和inputing等數據輸入工作，這項有關超時工作的條款令他們苦不堪言，此外便是人民幣升值的因素。

當然，內地在今年上半年還急速實施了很多條例，對我們的中小企業造成影響，例如實施有關環保的條例及取消很多有關“三來一補”的退稅安排，內地政府正在進行部份調整。所以，我覺得跟內地政府商討，看看可否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是並無不可的。

我謹此陳辭。我支持方剛議員的原議案和多位議員的修正案，但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除外。謝謝主席。

詹培忠議員：主席，香港一般的企業，理論上也是屬於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跟市民和社會各界基本上是息息相關的。我們要瞭解，影響到中小企業的運作的，第一是租金，第二是工資，第三是運輸，第四是公司的設備，第五當然是產品的銷路，第六是中小企業負責人本身的精神，第七是資金。

多位同事經常討論到資金的問題，所以我剛才提出，關係到一個事業、一個工業、一個工廠的生存條件有這麼多因素，是否因為這次金融海嘯便影響其資金暫時短缺，以致有需要資助？如果是這樣，便要提出具體的數據，以及資助多久呢？例如短期的借貸，即3個月、6個月，甚至1年。如果說10年，便根本上不是受到這次金融海嘯的影響，而是根本上有長期的資金需要。

所以，作為一個政府，無可否認，要前瞻性地協助中小企業各方面平衡的發展。但是，所謂長貧難顧，如果其業務根本上已受到時代的淘汰，無可救藥，便沒有必要給予資助。我們要瞭解到，政府所用的是公帑，要使用得有效。無論藥力有多大，要把病醫好才是有效用。我並非這麼冷酷，認為政府不須採取適當的行動，但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要全面性瞭解環境，從而能敦促政府做出適應社會發展的工作。

主席，我是金融服務界的代表，我不得不向政府談談金融服務界的困境。我們瞭解到，這個交易所是在1986年四會時代合併組成的。在2000年上市證券化的時候，政府期望把香港發展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在這種情況下，引進甚至開放很多業務供其他世界級大型金融機構競爭。我們瞭解到，以前香港本地的股票經紀，根本上也是小型的，怎會有這樣的財力、這樣的設備、這樣的科技來跟別人競爭呢？所以，按照交易所的公布，現時C組的經紀(即本地的中小型經紀)在市場的佔有率只有8%左右。在這次直接受到沖擊之下，他們的生存空間根本上已很暗淡。當然，他們不會立即倒閉，因為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而且一早未雨綢繆，作好準備。不過，無論如何，作為政府也要顧及業界及其未來的發展，因為從業員的數目畢竟超過2萬人，政府絕對要關注他們未來受到沖擊的情況。

如何未雨綢繆，做應該做的事呢？首先，我們知道交易所和證監會以扣除交易徵費來收取費用，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前年已把這項費用由0.005減至0.004，即是0.4%的附加費。政府根本上已跟證監會簽署合約，如果證監會有儲備的話，便應減收。所以，這是政府首先要立即做的事。

其次，在牌照費方面，由於證監會有盈餘，為了減少從業員的壓力，絕對要立即減收牌照費。第三，日後在香港新上市的公司，應該抽取30%股份供本地的華資經紀經銷，從而增加他們的生存空間。此外，曾蔭權先生在擔任財政司司長期間曾承諾取消印花稅，但在這個時候再向他提出，根本上是沒有可能的。無論如何，在目前這樣的環境，我們認為政府絕對要顧及金融服務界，特別是本地華資經紀的生存空間，這樣才是合理的。

陳茂波議員：主席，在過去兩個星期，立法會的議案辯論主題都是圍繞在金融海嘯下，如何幫助各階層或各行業，主題儘管不是集中談論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但內容或多或少仍會涉及到政府應如何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援助。

特區政府本周一亦宣布進一步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包括設立100億元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紓緩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使中小企業可獲50萬元備用循環貸款；政府又宣布將信貸保證擔保提升至七成，還款期更長達2年。

記得我在上月的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會議上，曾經向政府提出，目前對中小企業最大的挑戰，是現金周轉，他們很多時候在借貸後要本息歸還，我當時要求政府呼籲銀行，在這個非常時期多考慮容許中小企業還息不還本的可能，以減輕周轉壓力，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我又要求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對銀行進行實地審查的時候，抽樣調查銀行有否迫使中小企業用政府作為擔保所借得的款項，來償還原先欠下該銀行的貸款。

我很高興聽到，政府周日的宣布，是容許中小企業在借貸後6個月，才開始只還本金，而其間只須還利息。金管局在昨天提交的文件中亦答允會在進行定期實地審查行動時，對銀行進行抽樣調查。儘管如此，我認為最重要的，仍是銀行的態度。希望政府與金管局繼續作出呼籲及監察，誠如我在財委會所說，銀行如果沒有合理解釋或理據而拖延信用卡收回的款項過數予中小企業，金管局應採取行動，甚至警戒他們。

從當局昨天所提供的文件亦可以看到，以行業劃分，透過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申請借貸的中小企業，製造業佔78%。換句話說，服務業所佔的比例只是22%，可謂嚴重偏低，與香港現時的產業結構完全脫節。如果我們再看看按貸款的類別劃分，便可以看到營運設備及器材貸款佔貸款額87.9%。換句話說，中小企業可以借取資金周轉的百份率，只是12%。我希望當局及金管局能緊密監察，確保銀行借貸時不要過份側重在營運設備及器材貸款方面，應該放膽借貸給中小企業作流動資金，讓它們可以容易度過難關。

我希望政府盡快向財委會提交文件，並盡快就議員昨天在工商事務委員會提出的疑問，作出回應，議員才可急事急辦，通過有關撥款文件，讓中小企業度過已屆門前的寒冬，度過這個叫人難捱的年關。

對於自由黨方剛議員、民主黨涂謹申議員、公民黨陳淑莊議員、民建聯黃定光議員和林健鋒議員提出的原議案和修正案，當中的內容，我絕大部份都表示同意。

不過，主席，誠如我上周辯論“避免中下階層市民因金融海嘯影響而陷於困境”議案時所說，我對暫緩預繳利得稅1年表示有所保留，因為這些稅不是預繳的，不是就未賺取的收入預先交稅，有關公司其實已賺取有關的收入，只是技術上未經稅務局的評核，才稱作暫繳稅，而《稅務條例》已有機制，讓在今年度所賺收益較上一個年度所賺收益下降10%或以上的公司，辦理暫緩繳交稅項的手續，所以我覺得以“一刀切”的方式，將預繳稅暫緩，是不合適的。此外，香港面對的經濟困境不止1年，很可能延續兩三年，屆時要這些中小企業一次過補交過去多年的稅款，亦是會令他們感到相當困難的事情，加上香港的主要稅種不多，任何稅務的減免或暫緩，都要在整個政府財政收入之間求取一個平衡。

不過，在現時香港經濟步入衰退的環境下，我認為政府應該考慮讓稅款在某一金額水平以下的中小企業，例如稅款在100萬元或以下的中小企業，以免息分期方式繳稅，同時要簡化手續，免卻繁瑣的行政工作。

主席，我支持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謹此陳辭。

譚偉豪議員：主席，翻查紀錄，過去10年，在議事廳內曾先後4次就有關援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的議案進行辯論。首先是在1999年及2001年，即金融風暴爆發後，其後又在2003年及2005年SARS爆發之後提出。今天，方剛議員動議的議案，也是因為金融海嘯而提出。在過去4次議案中均提出多項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我很高興當中有些已獲政府採納。今次在原議案和修正案之中，一共提出十多項建議，但我想提出一點，便是為何每次當香港經濟逆轉時，中小企業總是首當其衝，遭受最大打擊，甚至面臨倒閉？究竟問題出在哪裏？最終可否徹底解決，好讓我們日後無須在立法會上重複提出支持中小企業的議案？不知道當局對此有沒有答案？

說到底，中小企業要有穩健、可持續的發展，即使遇到困境，他們亦有足夠能力抵禦；同時，我相信整個企業生態是否健康也很關鍵。在一個健康的企業生態中，應該可以容納不同企業，無論大、中、小企業均可在當中互動共存。可是，似乎現時政府的政策是傾向保護大企業而扼殺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我認為，政府應盡快全面檢討現行的政策。特別是在這非常時期，政府更應擔當一個非常角色，盡量協助中小企業度過今次難關。

隨着全球經濟轉差，香港貿易發展局估計今年的出口增長會由原先的7%下調至5%，明年更會錄得負增長，意味着中小企業的定單會減少。所以，拓展市場，正是企業融資以外的一個急須正視的問題。

主席，香港中小企業的出口定單主要來自歐美，但今次金融海嘯對歐美影響最大，這些傳統的、龐大的出口市場出現萎縮時，香港受到影響是在所難免的，如果要在逆境求生，我們必須協助中小企業尋找一條出路。那麼，出路在哪裏呢？

近日，中央政府宣布在未來數年會投資4萬億元人民幣刺激和發展經濟、帶動內需，同時亦指明歡迎香港中小企業打入國內市場。這邊廂，中央政府大開方便之門；那邊廂，特區政府有甚麼反應呢？特區政府有甚麼政策協助中小企業打入中國市場呢？政府在帶領我們打入中國市場時有甚麼支援呢？我希望政府真的能夠幫助中小企業找出一條生路。

最後，我想說的是，特區政府要幫助中小企業，應該有新思維，其實幫助中小企業除了尋找資金和市場外，還要幫助中小企業增加競爭力。我們經常說要走入新經濟，而知識資本便是全世界現在談論的其中一個話題，所以，歐盟在2004年成立了專家小組，目的是協助歐盟的中小企業在進入新經濟時轉型，特別是如何應用知識資本來增加競爭力。在2006年3月專家小組出版了一份報告，題為“知識資本報表與中小企研究創新”的研究報告，當中講述中小企業如何利用知識資本創造價值，在產品、品牌、市場創新，以及吸引投資者和人才方面下工夫。因為傳統的財務資本不能代表企業全部價值，歐盟已教導他們的企業如何審核及利用他們的知識資本，增加他們的競爭力。我想問，局長有沒有聽過這份報告？局長有否就有關報告作出研究？香港何時才有長遠政策，帶領香港，特別是中小企業轉型，讓香港真正走入知識型經濟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香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多年來一直被政府忽視，有時候甚至歧視和針對。在香港成立中小企業，要面對很多關卡，申請牌照時基本上困難重重，所花的時間又長，這是飲食業經常投訴的。早前，我替一間公司申請牌照以運作表演場地，花了兩年仍未成功，未開業便已蝕了超過1,000萬元。這是香港中小企業面對的苦困。

主席，中小企業的數目是頗驚人的。香港的中小企業數目，如果以公司註冊計算，有二十六萬五千多間，企業就業人數有一百二十一萬多人，這是相關數字。在工業方面，佔了九萬多人；服務方面有四十一萬

多人，涉及出入口貿易的行業；而在批發、零售、飲食方面，則有二十九萬多人；經常談及的金融、地產、保險等，只佔20萬人，是佔總人數的五份之一。但是，很多時候，政府像是為這些人而做事般，好像整個香港的存在便是為金融地產服務，但有關的就業人數只佔20萬人，公司數目則更少，只有五萬多間，我想當中基本上已由那十間八間大財團控制一切了。所以，整個社會，特別是政府政策的傾斜，只是幫助大財團和大銀行，對中小企業極為漠視。

我們看到金融海嘯爆發後，很多店鋪都倒閉，有些較大的連鎖店都先後關門。主席，我們看看政府做過些甚麼。如果跟其他地方比較，看看相鄰的澳門，澳門特首剛公布了十大紓解民困的措施，包括大幅減稅，增加開支，派錢，每人派5,000元。社民連連續兩年建議香港政府派錢，派5,000元，政府沒有接納，但何厚鏞反而聽取社民連的說法，還派了兩次。主席，社民連可以在澳門當執政黨了。澳門還有很多有創意的建議，包括為首次置業的市民提供利息補貼和按揭擔保，亦設立大規模的社會企業，直接聘用失業工人，這是澳門特首的處理方法。

我們的政府卻關上水喉，有錢的時候派錢，沒有錢的時候便關水喉。特首，這個政府還用你來管治嗎？有錢的時候派錢，有甚麼厲害呢？甚至還派得一塌糊塗，派得民怨沸騰，在管治歷史上，這真的是一絕。反之，在經濟逆境的情況下，在金融海嘯的情況下，政府並沒有任何新的措施，大幅度以財政開支來刺激經濟。

我們看到在1989年，出現了政治信心危機，當年衛奕信宣布開展十大核心工程，這是在政治信心、經濟動盪的情況下宣布的。現時香港政府拉扯起來的10項工程，是去年有千億元盈餘的情況下公布的。到了金融海嘯出現，新的東西卻看不到，唯一便是在我們投擲了香蕉後增加了300元“生果金”。所以，整個政府的施政，跟鄰近的地區例如祖國、澳門等相比，真的是極為不堪。

中小企業現時面對3個主要問題，一是壟斷，二是租金，三是貸款的問題。租金的問題已談了很多次，政府在出售領匯後，中小企業的情況更糟。領匯昨天也承認，商戶的租金增加了三成——是增加了三成，並且沒有意圖減租金。當中涉及很多鋪位，涉及有二百多萬公屋居民居住的地區的商鋪的經營，而失業的公屋居民人數又增加了，因為其中很多是中小企業的經營者，他們都面對很多苦困。對於在領匯轄下商鋪經營的中小企業，他們所面對的苦困，可說是雪上加霜，在嚴冬裏面更有感冒出現，令他們抵受不住。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在處理租金問題方面，是完全沒有對策的，令中小企業真的求救無門。

此外，對於壟斷情況，我們談壟斷法已經談了很久，但政府還未提上立法會辯論，任由壟斷的情況出現。領匯取得商場後，更租給大財團屬下的連鎖店，現在小規模的藥房沒有了，其他商鋪也沒有了，令超市加強其壟斷，情況令中小企業更步入嚴冬。

還有貸款的問題。我們的所謂貸款保證政策，跟澳門的可謂相差極遠。我最近收到不少市民投訴，銀行追討欠債的情況很厲害，完全沒有因為金融海嘯，本着大家共度難關的精神，而放寬追討欠債。

所以，主席，在這樣情況下，香港政府如果繼續用僵化.....今天不幸地找來新任的副局長答辯，我不知道他會說甚麼。傳統來說，整個官僚架構、政府管治都是由僵化官僚來處理，完全沒有新意，完全沒有政治家的風範，繼續下去的話，主席，(計時器響起).....香港只會被他們帶入死胡同。多謝主席。

黃毓民議員：主席，我的黨友已經發言，現在輪到我發言。

很多修正案也就扶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提出很多具體措施。其實，每當亞洲地區遇到經濟危機，各國政府也會提出具體措施扶助中小企業的。香港政府經常說“大市場、小政府”，盡量不干預。如果有人上吊，它最多給你一根繩子，這已經是最大的幫忙，這個所謂的信貸保證便是類似的措施，是“趁你病，攞你命”的做法。

剛才聽到多位議員的發言，令我想起孫中山。昨天是孫中山先生143歲誕辰紀念。孫中山二十多歲的時候沒有想過搞革命，他只是希望改革，所以他寫了一封信給李鴻章——圖書館內可以找到的——《上李鴻章書》。我覺得當中有16個字，是很值得我們特區政府在面臨這些經濟危機或管治危機時思考的，因為這16個字至今仍然具有時代意義。孫中山先生說：“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此四事者，國之大經也。只要搞好這4方面，國家一定好。

說到人盡其才，如果我們把層次推高一些，孫中山當年的意思當然是指教育。主席，我們現在把它代入中小企業，政府便要思考一下，要扶助中小企業，有否培訓人才呢？人才十分重要，要人盡其才。

至於地盡其利，大件事了，租金是最昂貴的，詹培忠剛才也說過的，對嗎？中小企業最大的負擔便是高地價、高租金。旺角一間數百呎的地鋪動輒也要十多萬元租金。大家到中環看一看，售賣名貴手表的商鋪要

近100萬元租金，一定比員工薪金高，對嗎？100萬元租金要售賣多少名貴手表才可支付？這裏有多少人有能力負擔呢？我假設它聘請5名員工，即使每人月薪10萬元，每月也只須50萬元，而且也沒可能月薪10萬元吧？租金比工資昂貴很多，怎麼做呢？所以，大家也可看到，高地價問題是中小企業的一個致命傷。

環境局局長今天在這裏說油價有下調的空間，接着報章報道了——電視報道了——但有甚麼用呢？他說有下調空間，但有否處理過呢？他只是叫我們看看他有甚麼可以做到的。油公司在“食價”、“偷雞”、“搏懵”，是很清楚的，油價何曾試過像這陣子般，短時間內有這麼大波幅的？每桶高達140、150美元，現在卻只要五十多美元。政府做過些甚麼呢？這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政府既無法人盡其才，也無法地盡其利，因為高地價，如何地盡其利呢？地盡其利的“利”只是利大地產商。物盡其用便更荒謬，但大家自己想一想吧，因為我的發言時間有限。我想說的是，陳偉業剛才也提及鄰近地區，我們鄰埠真厲害，我覺得何厚鏞真的有點本事，所以一定能夠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我們這羣人現在是無法入該境的了，這是一定能夠獲得通過的。他做這些事情，大家也無法爭拗，因為他真的向大家“派錢”，令大家感到舒服。

何厚鏞在記者會上說了一段話，我覺得真的是很“過癮”：“在艱難的日子，最重要是保持着元氣”——即是把手腳保持着，本來吃四五餐的，現在便吃三四餐，瘦了不要緊，最重要的是保着手腳，如果斷掉一兩隻手指、腳趾，即使數年後“有金執”，你也檢不起。“手腳”是等同甚麼呢？是指中小企業，要先保着手腳，以免折斷手指或腳趾。試過折斷手指、腳趾的人便知道，少了1隻手指，拿東西也會有困難。雖然看起來沒甚麼，但這些手指、腳趾.....蘇錦樑可試試斷掉1隻腳趾，看走起路來是否一拐一拐的？

我覺得這傢伙真的很厲害，而我們的特首被罵時卻只是一直死忍，甚麼也做不到，每次見勢色不對便“褪軟”。現在已經數次“褪軟”了，“生果金”如是，外傭稅在葉劉淑儀唬嚇之下也是如是“褪軟”。不過，他不會“益”葉劉淑儀，只會“益”民建聯.....現在只剩下你一位？不能這樣說嗎？主席，是否不能說？不好意思。

大家也是特區政府，但兩邊一比較便可看得出其中的分別，尤其是它們對中小企業的態度。有些人說不一樣的，澳門的規模跟我們相差很遠，它們只有數十萬人，我們這裏卻有700萬人，但數目不是這樣計算

的。所以，我們的特首和澳門的特首.....其實，當年董建華擔任特首時，我們已經說不如把兩邊的“華哥”調換，看看會變成甚麼環境，對嗎？政府現在的所作所為，是救市不救人——這是“長毛”經常說一句口號——我也覺得很有意思：“救市不救人，可耻”。怎麼可以不救人呢？

我這篇文章後面，有一兩項很重要的提議，是由我們社民連提出的。提到領匯，我真的想說句粗話，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下，它一直加租，臉不紅，耳不赤。很簡單，政府當初向領匯賤賣公營房屋的商場和停車場，將很多在屋邨經營的所謂中小企業推向一個絕境(計時器響起).....

主席：黃毓民議員，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黃毓民議員仍然站立)

主席：請你坐下。

黃毓民議員：我的發言時限到了？

主席：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黃毓民議員坐下來)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們有多位同事就今天如何援助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的議題上發表了很多豐富的意見，提供了很多有具體內容的建議，我不在此再次重申我對多項建議的支持，我只想談一點，這是民主黨特別指出的，便是關於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中所提及的“向內地政府反映.....促請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

每次遇到經濟困難，像上次亞洲金融風暴以至SARS期間，均有一些業界人士，尤其是商界人士，要求我們暫緩實行一些一直實行的政

策，包括暫緩強積金供款。按照這樣的邏輯，稍後便有人建議暫緩實施最低工資或繼續就競爭法進行立法。對於這些，我們是不能接受的。這些政策、這些制度，是為一個地方的長治久安而制訂的，不應因經濟的一時好壞，或是經濟增長一時的快慢而作出一些所謂權宜的措施，把這些長久性的政策喊停或把它暫緩、不實施，或是擱置，這些絕對不是一個社會或有長遠眼光的管治者應該採取的政策。

當然，這個權力是在於內地政府，但我們覺得也不應這樣提出。大家也知道，《勞動合同法》是內地經過很長時間的商討，也有不少較為關心勞工階層的學者和專家在內地聲嘶力竭地提出，並有不少維權人士因為爭取工人的權利而身陷牢獄。那麼，今天政府願意實施，我們為何要喊停呢？

現時整個內地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大家也看到經濟發展有一個很持續的增長勢頭，長期以來也是8%、9%，甚至有兩位數字。但是，另一方面，最大的問題是貧富懸殊，很多基層勞工並不能分享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方面，我們其實有需要加大力度，使社會上的勞工階層能有較安穩的生活。老實說，我們是希望社會穩定才會有這樣的建議。如果真的是想搞革命的人，他們會希望政府越亂越好，便可以趁機打游擊了。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們希望國家能夠穩定地發展。如果眼光如此短淺，為了經營生意的人一時間有更多的空間，便把勞工的權益打壓，這是絕對沒有智慧和短視的做法。

我們的國家曾對兩項公約採取不同的態度。《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草簽後，人大很快便確認了，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草簽了10年，至今仍不獲確認。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國家在實踐人權或公民權利方面的保障，跟國際的期望有很大落差，所以不敢確認。一旦確認了，它一定有很多問題是無法回答的。但是，對於經社文的條約，它便覺得相對地有信心面對，不論是男女平等，以至很多社會經濟的權利，我們也看到中央政府是相當盡力的，儘管對我們這些有很多期望的人來說，當中仍然有很大的落差。

《勞動合同法》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在下次提交經社文條約時，如果中央政府面對着質疑的話，這是它一個具體有利勞工的重要政策。如果我們要求內地政府暫緩實施，其實只會害了它，令整個中央政府的代表團備受質疑，鞭撻和嚴厲批評。

總括來說，我覺得政府固然要做很多工夫協助有困難的中小企業，但真的不要向那些辛苦賺取血汗錢的工人“開刀”。我們覺得是應該支持

國家實施《勞動合同法》的，就着這個原因，民主黨反對黃定光的修正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方剛議員，你現在可就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5分鐘。

方剛議員：主席，今次是有4位議員就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雖然我對其中3份修正案都有意見，但為了大局着想，為了要令香港經濟持續發展及社會穩定，為了要讓香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能繼續以自力更生賺取兩餐安樂茶飯。所以，除了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之外，對於其他3項，自由黨都會支持。

前天，我跟一些小商戶說，涂議員將我建議的第(四)、(五)、(六)項全部刪去，他們均認為，涂議員對工商界的情況有多瞭解呢？因為有資格競投政府合約的，一定不是小企業，連中型企業也很少。

民主黨可能是擔心，中小企業會將納稅人的錢拿了去填債務的“氹”。但是，這羣中小企業都是納稅人和僱主，如果今次過不到難關，大量倒閉的話，對於就業和政府財政收入，都會有很大影響。涂議員的修正案，根本是對越來越嚴重的全球大衰退，對基層商戶面對的困難，視若無睹。

我不介意涂議員刪去我的建議，但希望他同時能夠提出更多有效的支援中小企業的有益、有建設性的建議。所以，我們是反對這項修正案。

對於陳淑莊議員所增加固本培元的建議，自由黨是認同的，只是由於內地政府，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已經推出很多措施。所以，我只是提出香港政府所忽略的部份。

對於黃定光議員和林健鋒議員的修正案，不約而同將我的“尤其一向沒有政府政策支援的非出口內需行業”、第(二)點的“支持出口企業為主”，以及我第(六)點的“本銷企業”，這3項都刪去。我覺得很奇怪，一來由於政府一向也沒有支援內需行業，是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雖然黃

議員代表出入口商，但我很多選民同時都是他商會的會員，他們都不約而同要求我向政府提出這項訴求。

至於要求政府提供100%的信貸擔保，我們自由黨也曾經提出過，但可惜我們勢單力弱。如果現時有民建聯的支持，我相信政府會更謹慎考慮。

林議員代表的香港總商會，很多會員都是面向內需市場的，如果有更多從事本地生意的中小企業倒閉，相信對電力的需求、對房地產市場，亦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但是，我就很高興看到林議員修正案提到，會將信保局的承保範圍，擴大至非出口貸款，讓我們供應商也可以受惠。因為林議員是信保局的主席，這一點可能是預先透露的喜訊。

正如我剛才所說，自由黨是希望以大局為重，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能夠以香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為前提，支持我的議案。多謝主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主席，我很高興亦很多謝各位議員就如何進一步支援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所提出的寶貴意見。政府、立法會及業界都高度關注中小企業現時的情況，我們期望繼續與議員及業界合作，積極應付金融海嘯帶來的挑戰。

為了密切監察金融海嘯和環球經濟放緩對香港的影響，以及提出具體的應對措施以轉危為機，行政長官主持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在本月3日舉行第一次會議，深入討論關於全球經濟的情況，以及對香港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其中亦會就中小企業面對的挑戰，向政府和業界提出建議以供考慮。此外，該委員會同意當務之急，就是紓緩信貸收縮對於商界和零售業的影響，從而發掘新的商機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我們建議設立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是可以協助提供100億元的信貸額予中小企業。在政府擔保額達七成及容許循環貸款的安排下，我們相信計劃是會對銀行有積極的鼓勵作用，亦令貸款的批核更具彈性。我剛才也說過，我們感謝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明天下午召開特別會議，如果建議獲得通過，我們會盡快跟銀行簽署有關合約，讓該關於中小企業計劃的措施可以盡快實行。我邀請湯家驊議員的朋友企業家於該計劃執行時再前往申請，因為可能他提早了申請，在這段時間，財委會尚未通過該計劃，致令他無法得到貸款的批准。黃定光議員

提到2003年的為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影響的行業而設的貸款擔保計劃。我想指出，該項措施只協助當時最受非典型肺炎影響的4個行業，而申請人必須證明其業務於該段期間減少最少30%。在計劃開始時，貸款必須用作支付員工薪金，其後才容許用以支付其他營運開支例如租金。我們現時建議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則不設這些限制。方剛議員剛才提到信託收據和應收帳提供擔保的安排，我們相信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下的循環貸款安排，應已可照顧這方面的需要，為業界提供更大彈性。至於劉健儀議員提出政府放寬“中小企業”的定義，我想強調一點，政府現時的定義已廣為大家接受，涵蓋香港98%的企業。

至於銀行方面，政府當局會繼續保持與銀行之間的密切溝通，並在有需要時向銀行體系提供流動資金，以確保銀行有能力繼續發揮貸款功能，協助維持中小企業的正常營運。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在10月29日發出通告，促請銀行支持中小企業客戶，協助它們度過當前的金融危機。金管局在通告中指出，認可機構(包括銀行)應在堅守審慎信貸風險評估的原則下，以包容和具靈活性的態度處理中小企業的貸款申請。認可機構應按中小企業客戶的具體情況來逐一審理有關的貸款申請，不應倉卒或以“一刀切”式收緊中小企業信貸。任何可能收緊中小企業信貸的行動，應盡可能選擇性地進行，即因應客戶的信貸狀況來逐一審理，而不是對整個行業或界別劃一施行。如果有需要，金管局會向認可機構瞭解其所實施的行動，以檢討該等行動是否合理和切合實際需要。如果金管局發現有銀行“一刀切”式收緊中小企業信貸，金管局會與有關銀行商議其信貸政策，並按適當情況促請該銀行予以修訂。

金管局的通告亦指出，如果認可機構認為有需要收緊對現有中小企業客戶的信貸，應向有關客戶清楚解釋理據，並與客戶商討是否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可以解決認可機構就有關客戶的信貸或其他方面的關注。在可行的情況下，認可機構應以漸進方式實施有關的信貸轉變，以減輕對中小企業客戶的即時影響。

我們知道金管局的通告已獲得銀行業界正面的回應。在發出通告後，金管局曾就中小企業貸款與一些認可機構進行討論。這些認可機構均表示會逐一審理中小企業的貸款要求。一間較早前將個別零售商戶的信用卡結算付款期延長的認可機構，亦已將有關付款期由60天縮短至兩個星期。另有數間認可機構也表示樂意與受影響的商戶作出商討。

在確保銀行體系有充足的流動資金供應方面，金管局已宣布由10月2日起至2009年3月底，實行5項臨時措施，向香港持牌銀行提供流動資金支持。在10月14日，財政司司長亦宣布透過備用銀行資本安排，在有需要時向銀行提供額外資本支持，有效期直至2010年年底。在11月6日，金管局再推出兩項優化安排，把金管局向銀行提供的有抵押品有期借貸的最長期限由1個月延長至3個月，並調低有關借貸的利息，以進一步紓緩銀行同業市場面對的壓力，令各行業更容易借貸。

林健鋒議員和梁君彥議員均認為政府應仿效外國的做法，由政府注資入銀行，並訂明在注資後須向企業提供借貸的貸款。各國銀行其實對其本身金融體系注資的形式及條款是在充份考慮其國家的銀行或金融機構的財政狀況及經濟情況而釐定的。就香港而言，香港的銀行體系非常穩健，資本充足率亦遠高於國際標準。至目前為止，並沒有銀行要求政府注資。此外，金管局已在10月4日推出“備用銀行資本安排”，在有需要時向本地註冊銀行注資。

至於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信保局”)方面，我在首次發言時已向大家介紹新的支援措施。措施可為出口貿易提供更高保障，特別是會在無損穩健的風險管理原則下盡量加大保額，以及加快及靈活地處理小額信用限額的申請。我亦希望指出，信保局除了承保出口商就出口貿易放帳予外地買家的風險外，亦承保本港供應商或廠商向本地出口商供應出口貨品及放帳的風險。我們最近知道很多商戶也不知道這方面的服務，所以我們已要求信保局加強有關宣傳，以增加使用率。

至於將信保局的業務範圍由承保出口貿易擴大至本銷業務，以及提供非出口貸款，我們認為要小心研究，現階段不宜實施。原因主要是考慮到這些業務與信保局現時業務所涉的不盡相同，而信保局並沒有所需的專業知識及人手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認為信保局現時應集中資源在它的本業(即支持本港的出口)，並執行以上的新措施，以全力幫助本港的出口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藉以維持他們的生意及繼續拓展海外市場。

有議員提到要加強向中小企業提供更多支援，其實我們的工業貿易署(“工貿署”)現設有“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諮詢中心”)，專責為中小企業提供免費的營商資訊和諮詢服務。

在諮詢服務方面，諮詢中心現推行一個名為“問問專家”的服務，讓有豐富營商經驗的人士及各行各業的專家，以一對一的形式向中小企業

提供免費的指引及輔導，協助它們解決營運上的問題。“問問專家”的諮詢服務包括24個範疇，例如法律事務、市場推廣及會計財務等。我們鼓勵有需要的中小企業好好利用這個服務平台，並向有關方面的專家請教例如財務、融資方面，或是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產品提高質素和創新方面，聽取專家的意見。

政府明白中小企業於金融危機中面對很多困難，不少中小企業可能需要得到一些逆境求存的實用知識和技巧。在這方面，諮詢中心在未來一段日子會多舉辦討論會、研討會，與中小企業探討逆境求存的經營策略和技巧，例如尋找新的商機、開拓新興市場、風險管理、財務管理等。

陳淑莊議員提到進一步擴大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市場推廣基金其實於本年3月及本月兩度推出加強措施。當中包括由原本只資助展覽會及考察團，現而擴展至資助出口推廣貿易刊物上刊登的廣告，以及展覽籌辦機構網頁上的廣告。加強措施可以便利中小企業更靈活地運用基金，配合其市場推廣策略。

從數字上反映，加強措施受到業界的歡迎。自2008年3月推出加強措施後，工貿署每星期平均接獲的申請數目，由180宗增至324宗，增幅接近一倍。每星期平均批出的資助金額亦由265萬元增至361萬元，增幅達36%。

市場推廣基金自本月3日推行新的措施後，工貿署首星期接獲的申請數目達破紀錄的695宗，較上年度同期的數目增加接近四倍。我們認為目前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是切合市場的需要。

對於港商在內地所遇到的經營困難，各位議員剛才都非常關注，特區政府一直與中央相關部委和各級省市政府保持緊密聯繫，反映港商的各種困難和關注，並研究措施協助港資企業。例如內地在參考我們的建議後，已暫緩推行個別措施，並提高了三千多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此外，為協助中小企業面對信貸困難，中央公布安排了18億元專項用於對中小企業(包括在內地的港資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在內地的港資中小企業只要符合相關的條件，亦可受惠。另一方面，個別省市(如廣東省、東莞市)的援助措施亦相繼出台，包括減免行政徵費、推出專項基金、改善通關環境、提供“一站式”升級轉型服務等，以減低企業經營成本和幫助企業融資。特區政府會繼續透過不同途徑與內地各級政府部門加強溝通，針對港商(特別是中小企業)目前所面對的經濟環境，提供更適切的幫助。

對於暫緩繳交暫繳稅的問題，現時《稅務條例》已就納稅人收入情況的改變作出彈性的安排。如果納稅人預計今年度的入息或利潤將較上年度下跌超過一成，可在交稅限期28天前向稅務局申請相應緩繳部份或全數的暫繳稅。如果個別納稅人因經濟困難而未能依期交稅，亦可向稅務局申請分期繳稅。

我亦明白租金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是一項較重要的營運成本。現時政府對公共街市、出租商場或商鋪的整體政策是向租戶收取市值租金。但是，在食物環境衛生署管理的街市方面，政府已於1998年因應經濟不景氣而將檔位租金一律調低三成，其後租金一直維持在該水平。本年4月，政府宣布再度延長街市檔位租金的凍租期1年至2009年6月30日，令街市檔位租金普遍低於市值水平。

對於小販牌照費及政府副食品批發市場的租金，政府現時的政策是收回成本。小販牌照費自1998年起一直未有調整，所以政府現時仍未能收回全部成本。政府副食品批發市場的租金，每兩年計算成本一次。考慮到業界早前的意見，政府已宣布在2008年和2009年兩個年度分別豁免政府副食品批發市場租戶1個月租金，而經調整後的租金水平仍較2002-2003年度的水平略低。

政府明白議員及業界就政府租金及其他收費的訴求。政府會繼續留意各界營商環境，並在有需要時檢討有關的租金及收費政策。

劉健儀議員提到希望進一步擴大“個人遊”計劃，以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消費。“個人遊”計劃自5年前實施以來，經逐步的擴展，至今已涵蓋49個內地城市，而至今年9月，“個人遊”總訪客人次已超過3 200萬。以“個人遊”簽證來香港旅遊的內地旅客比例亦逐年上升，已達57%。政府會與內地有關單位就“個人遊”計劃的實施情況及擴展交換意見，並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我想回應林大輝議員提到今次的中小企業特別信貸保證計劃要求申請的中小企業東主或主要股東提供個人擔保，是否過於嚴格呢？答案是由於政府提供的擔保比例有所提升，所以我們認為有需要採取足夠的保障設施，以確保只有真正有需要和具備合理業務前景的中小企業，才能受惠於這項建議計劃，而且中小企業也應該對其業務有所承擔。我們曾與銀行代表交流意見，他們表示提供個人擔保是一項慣常的信貸條件，這也是他們釐定信貸風險和利息等的有關考慮因素，中小企業一般不會反對。在業界方面，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的委員也表示個人擔保的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涂謹申議員提到，政府應制訂服務承諾，簡化各政府部門付款予承包政府合約的中小企業的程序，在收到單據後的30天內完成付款。現時各政府部門須經由庫務署代其支付所需的物資和服務費用予承辦商或供應商。根據庫務署現時的服務承諾，98%的付款會在收到貨物／獲得服務或收到發票後30天內完成。在2006年至2007年，該署實際有99%的付款在收到貨物／獲得服務或收到發票後30天內完成。

涂謹申議員亦希望政府撤銷中小企業在競投政府合約時須繳付按金的條款。根據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投標者在競投合約時通常無須繳付投標按金。但是，政府部門可在個別情況下，例如在招標承投收入合約時，會酌量要求投標者繳付按金，以免投標者任意撤回報價。

主席，今天議員提出了很多支援中小企業的建議，正如我在開始發言時提到，這些建議都會交由有關政策局，以及由財政司司長所主持的跨部門會議考慮。政府必定會繼續因應情況，考慮推出更多的支援措施，以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令經濟恢復活力。

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涂謹申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方剛議員的議案。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受到”，並以“預期在”代替；在“沖擊”之後刪除“，”，並以“下，本港經濟將步入衰退期；”代替；在“(四)”之後刪除“由政府向中小企業的信託收據和應收帳提供擔保，讓中小企業繼續享用有關融資安排；(五)將政府在‘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中提供的信貸擔保由現時的50%提升至70%或以上；(六)將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的承保範圍擴大到本銷企業；(七)”；在“通脹；”之後，刪除“及(八)”，並以“(五)”代替；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六)制訂服務承諾，簡化各政府部門付款予承包政府合約的中小企業的程序，在收到單據後的30天內完成付款；及(七)撤銷中小企業在競投政府合約時需要繳付按金的條款”。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就方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葉國謙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葉國謙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3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張文光議員、李鳳英議員、陳茂波議員、張國柱議員及葉偉明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梁國雄議員、甘乃威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余若薇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何秀蘭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5人贊成，17人反對1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2人出席，12人贊成，9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支援中小企業渡過金融海嘯”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若稍後就“支援中小企業渡過金融海嘯”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主席：陳淑莊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陳淑莊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方剛議員的議案。

陳淑莊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受到”，並以“中小企業僱用大量工人，是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在”代替；在“沖擊”之後加上“下”；在“通脹；”之後刪除“及”；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九)與中央政府及有較多本港中小企業在該處設廠的省市政府進行磋商，鼓勵他們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支援和優惠；(十)向中小企業提供更多支援，包括顧問服務和專項的貸款計劃，協助他們在困難的經營環境中，配合內地最新通過的法律法規；及(十一)進一步擴大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讓中小企業可以更靈活地進行各類宣傳推廣”。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方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黃定光議員，由於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陳淑莊議員修正的方剛議員議案。

主席，多位議員剛才對我的修正案提出意見，其中工聯會、職工盟及民主黨對於我提到要求內地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的一些條款，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我在此要解釋一下，因為我提出暫緩實施的是第14及47條，第14條是：須與工作滿10年的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的合同。這可能會造成“大鑊飯”的情況，對於一家企業的經營、管理十分不利。我們的所有合同均有年期，沒理由有“無固定期限”的合同的。

主席：黃定光議員，你應該用這3分鐘來解釋你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而並非為你的修正案辯護。

黃定光議員：多謝主席。那麼我動議完畢了。(眾笑)

黃定光議員就經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二)參考2003年SARS爆發時所採取的做法，由政府為有困難的行業提供100%的信貸擔保；及(十三)向內地政府反映，促請內地銀行向本港中小企業提供與內地企業相同的貸款條件及利息、擴大本港中小企業在大陸市場的內銷、減免稅費，以及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部份條款”。”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定光議員就經陳淑莊議員修正的方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劉健儀議員就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就黃定光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做法，”之後加上“推出一系列新的紓困措施，包括減免政府收費、”；及在“100%的信貸擔保”之後加上“，並延長信貸申請期至少一年，及允許企業循環貸款，同時放寬中小企業資助計劃中小企業的定義，以涵蓋更多企業及小商戶，以及向中央政府爭取早日落實進一步擴大自由行計劃，以吸引更多內地旅客來港消費”。”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就黃定光議員修正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華明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李華明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國柱議員及葉偉明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陳克勤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18人贊成，5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5人贊成，17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定光議員就經陳淑莊議員修正的方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黃定光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黃定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何鍾泰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林大輝議員、陳茂波議員、陳健波議員、葉國謙議員及譚偉豪議員贊成。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國柱議員及葉偉明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張學明議員及陳克勤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甘乃威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黃成智議員、黃國健議員及黃毓民議員反對。

主席曾鈺成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3人出席，18人贊成，5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24人出席，5人贊成，18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林健鋒議員，由於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過的措辭，但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林健鋒議員：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修正的議案。

主席，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關注在內地設廠的中小企業。正如我在早前的發言中說過，這些都是我一直以來所爭取的，而我近日亦多次與內地官員會面及溝通，向他們反映香港企業經營困難及借貸困難的情況，而內地官員亦非常積極地回應，表示已着手研究各種計劃的可行性，包括內地銀行貸款等問題。

當然，我亦希望政府可以積極考慮我提出的兩項建議：第一項，是仿效英國的做法，由政府向銀行注資，訂明為向企業提供貸款；第二項，是全面減免各類商業牌照。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林健鋒議員就經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的進一步修正案如下：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二)仿效英國的做法，由政府向銀行注資，訂明為向企業提供的貸款；及(十三)全面減免各類商業牌照費”。”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林健鋒議員就經陳淑莊議員修正的方剛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方剛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2分54秒。在方剛議員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方剛議員：主席，我首先十分感謝今天就我的議案發言、共同提出更有效支援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度過銀行收緊銀根的經濟衰退歲月的19位議員，尤其是涂謹申議員於發言時改變了態度，支持我所提出的建議。中國人有一種習性，便是有難當前，便越能夠發揮團結精神。今次的金融海嘯帶來的影響，絕對是前所未見的，而且將會是一次長期抗戰。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事能放下我們以往競爭的心態，齊來攜手合作，要求政府制訂有利於香港經濟、有利於就業、有利於香港人的振興經濟方案。

其次是，香港的營商環境每下愈況，政府近年對本地的營商環境加諸很多掣肘、限制及管理。我經常說，法例是用來約束守法者，違法者總會有對策。

所以，我希望政府趁目前中小企業亟需支援的時候，能放寬一些架床疊屋的、不合理的管理措施，精簡那些審批程序，以及檢討政府目前各種公共收費，應減得減，以達致改善香港經營環境，提升香港競爭力的最終目標。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做到“溫總”所說的果斷決策。

多謝各位同事支持我的議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方剛議員動議的議案，經陳淑莊議員及林健鋒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份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2008年11月19日星期三上午11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2時34分休會。